

歐美名家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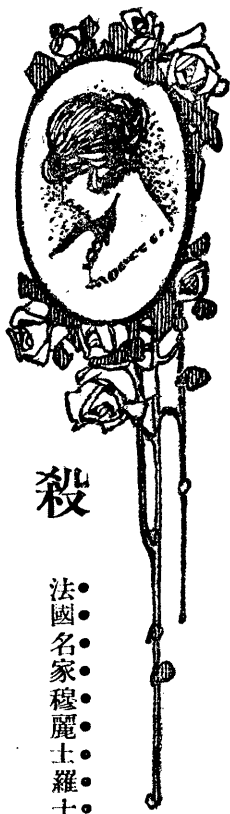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079B



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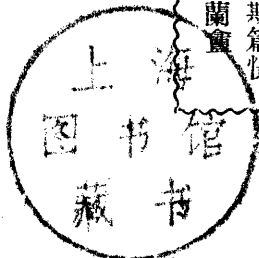
法國名家穆麗士羅士堂氏著

周瘦鵑譯

近代法蘭西文壇上。其以戲曲負盛名者。有愛德孟羅士堂。Edmond Rostand『亨德格勒』"Chantecler"一劇。蓋聲歐洲久矣。有子曰穆麗士。Maurice。擅小說家言。亦有聲一時。稱二難。蓋猶百年前之仲馬父子焉。斯作英名『我所殺之人』"The Man I Killed"。言歐洲大戰中一軼事。深慨於戰時殺人喋血之慘。遂以殺一敵人爲有罪。眞仁者之言也。今吾國武人肆虐。黷武窮兵無已時。驅全國之父子兄弟互相殘殺。震旦家家悉淪陷於血海淚河之中。其爲禍之慘實亙古所未有。吾誠願國人咸一讀斯篇。儼然有悟。亟起而作弭兵之運動也。

江浙開戰後之第十五日瘦鵑識於紫羅蘭齋

殺



4612641

上海圖書館藏書

神。父。我。已。殺。死。一。箇。人。了。這。回。事。早。已。做。下。再。也。不。能。改。變。了。像。這。樣。的。罪。任。是。上。帝。之。力。也。無。法。解。脫。即。使。可。以。補。過。或。忘。卻。然。而。終。於。不。能。抹。去。了。這。一。回。可。怖。的。動。作。永。永。存。在。再。也。不。能。從。上。帝。所。寫。運。命。的。碑。上。擦。抹。掉。了。

我。殺。死。一。箇。人。這。一。件。神。祕。奧。妙。的。東。西。叫。做。生。命。是。多。憂。多。慮。很。脆。薄。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一。切。科。學。都。不。能。維。持。的。仗。著。名。譽。能。使。他。不。朽。仗。著。情。愛。能。將。他。轉。移。我。卻。在。一。揮。手。間。把。來。毀。滅。了。這。幾。百。萬。分。鐘。所。緩。緩。建。設。起。來。的。我。在。一。秒。鐘。間。破。壞。淨。盡。這。凡。百。人。類。所。力。圖。保。存。的。一。件。寶。物。我。竟。在。一。秒。鐘。間。打。消。了。

尋。常。的。殺。人。犯。總。得。抵。償。他。所。犯。的。罪。他。要。是。捉。拏。住。了。就。得。受。罪。倘。沒。有。拏。住。也。得。苦。苦。的。躲。藏。他。在。世。之。日。常。被。危。險。所。逼。嚇。從。此。沒。有。一。絲。生。趣。那。麼。也。

就爲了他所做。的事。受了懲罰。了。牧師先生。然而我卻不像那旁的殺人犯。我殺死了。一箇人。卻沒有人恫嚇我。我殺死了一箇人。卻自由自在的走開了。

我的罪。是無可寬恕的。我一箇人都不愛。我也不愛他。因爲我是殺死他的。我並不認識他。我也並不爲了嫉妒。或爲了情愛的事。殺死他。只爲有人對我說：『我纔殺他了。』只爲那禮拜堂中的鐘鳴著。這號令道：『爾當殺。』我纔殺了。你禮拜堂中的鐘。也是這樣鳴著。

我並不恨他。我只瞧見他。一次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他對。我。瞧也。只是他最後的一瞧。很勇敢。很兇猛。我覺得他的靈魂。似乎超。出於。語言之上。直穿。透了我的靈魂。我永不能忘。卻他那最後的一瞧。我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是表示。那一種意思。是表示臨死時的深憂呢。還是爲了見我殘殺。表示深切的悲憫。

也許是把這雙垂死的眼睛穿過了。現在瞧到未來，瞧見我未來所受的種種苦痛。每夜總教他驚醒了，不能熟睡。長長的日中也總被他那最後的一瞧打擾著，不能安貼。

神父你甚麼都已聽得了：

我記得那天我記得那天的日期。那一張臉在旁的許多臉中顯現著。因此別的日子和那一天一比就覺得黯淡了。那天也不過是秋季的一天，似乎沒甚希罕。然而比了別種記憶都覺得明白些。那天是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照常的起身了。天空中沒有甚麼遮掩雲影像塵埃般浮動著。

先還並沒有進行攻擊的事。我們剛接到了郵件。然而這都沒有關係的一切事情卻湊集於半點鐘中。很短促，很可怕。攻擊令已下了。我們從地下的泥窟中

爬出來前去和敵軍接觸。於是到了那時間我放槍了。我瞧他跌倒下來眼見他受著那種自己知道被殺時的慘痛倒像他的腳邊早就掘好他的墳墓了。當下我便走到他那邊去見他躺著不動倒在一株不動的樹腳下。瞧去很像是另外一株樹連根拔起僵臥不動了。我不知怎樣近邊只有我們兩人旁的人都已趕向前去在別處肉薄了。但他已瞧見了我。他已知道並不是犧牲在一箇流彈之下的。他知道是我施放這一彈的。他在去世以前便眼睜睜地對我瞧著。這一瞧時間很短。他那兩眼中卻包含著無聲的哭喊。

這回事發生得很快。很自然。一箇人犯了這樣最大的罪。卻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的。在他跌下去的地方。我瞧見了他姓名的簽條。就從他腕上卸下來。加在我的腕上。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如此。一切事情都像在夢境中的一節做這夢。

的也。不知是誰。

於是。我。不。一。會。也。受。了。傷。了。失。去。了。知。覺。醒。回。來。時。已。在。亞。米。恩。的。病。院。中。這。時。期。間。空。空。洞。洞。的。我。甚。麼。都。不。記。得。咧。

然。而。我。頭。腦。一。清。醒。時。就。想。到。他。了。他。的。臉。像。他。臨。死。時。那。麼。現。在。我。面。前。一。張。臉。是。他。的。臉。他。那。一。雙。灰。色。的。大。眼。珠。像。霧。氣。般。嵌。在。那。眼。睫。的。中。間。右。太。陽。穴。一。條。藍。色。的。迴。血。管。直。達。到。他。的。腦。府。中。

我。們。所。愛。的。一。人。倘。失。去。了。我。們。苦。苦。的。要。把。他。的。臉。記。在。心。坎。中。往。往。像。流。水。般。一。瞥。而。逝。但。是。他。的。臉。偏。清。清。楚。楚。的。畱。在。我。眼。前。也。惟。有。他。的。姓。名。從。過。去。的。黑。影。中。湧。現。出。來。此。外。有。好。多。人。的。姓。名。我。所。應。當。記。得。的。卻。都。模。糊。不。清。彷彿。用。不。旋。準。的。望。遠。鏡。望。那。海。中。島。嶼。一。般。而。在。這。好。多。化。爲。烏。有。的。熟。姓。名。

中。惟。有。一。箇。姓。名。很。孤。寂。很。慘。惻。而。又。像。歸。罪。於。我。似。的。突。起。在。前。這。一。箇。姓。名。即。是。他。的。姓。名。一。刻。比。一。刻。的。清。晰。了。就。叫。做：

歐。孟。方。胡。德。林。

那。一。箇。日。期。——一。箇。姓。名。就。把。現。在。的。我。完。全。拘。管。住。了。每。分。鐘。中。總。有。這。姓。名。和。這。日。期。不。住。的。鳴。著。比。一。切。愉。快。之。聲。都。響。亮。比。一。切。悲。慘。之。聲。都。深。沈。：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歐。孟。方。胡。德。林。

旁。的。殺。人。犯。總。在。事。前。先。知。道。他。殺。死。的。是。誰。并。且。也。知。道。爲。了。甚。麼。殺。的。但。我。事。前。卻。不。知。道。殺。的。是。誰。爲。甚。麼。要。殺。他。到。得。我。一。犯。了。這。罪。就。不。知。怎。的。竟。不。能。安。安。靜。靜。的。過。活。了。我。總。要。探。明。他。是。那。一。種。人。他。又。住。在。那。裏。的。牧。師。先。

生。你。聽。明。白。了。

但。我。怎。樣。去。探。明。呢。經。過。了。好。多。日。好。多。夜。好。多。年。的。苦。痛。我。就。決。意。到。德。意。志。去。也。許。他。的。誕。生。之。地。足。以。助。我。探。明。一。切。：。我。是。一。定。要。知。道。的。可。是。我。既。知。道。了。那。死。者。的。姓。名。還。記。得。他。的。聲。音。面。貌。而。偏。偏。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我。想。到。這。裏。覺。得。竟。不。能。活。著。做。人。了。

神。父。你。瞧。俺。我。們。的。槍。彈。礮。彈。和。我。們。的。攻。擊。是。在。一。次。無。名。的。混。戰。中。施。放。的。那。麼。這。罪。不。是。我。們。箇。人。的。罪。我。們。不。過。在。國。家。所。犯。的。大。罪。惡。中。做。盲。從。的。殺。人。者。罷。了。然。而。我。是。明。明。瞧。見。他。的。他。的。眼。睛。曾。和。我。的。眼。睛。互。相。接。觸。我。曾。聽。得。他。的。哭。喊。因。此。我。箇。人。就。有。了。罪。了。這。並。不。是。一。國。利。用。著。我。服。從。的。手。臂。將。他。殺。死。實。在。是。一。箇。人。殺。死。別。一。箇。人。那。時。我。儘。可。停。住。不。放。槍。免。得。犯。這。不。

可彌補的罪惡。然而我卻不肯停住。我就犯這罪了。我殺死了人。政府中雖獎勵我各國雖讚美我禮拜堂雖祓除我的罪——我卻仍是一箇罪人。

我原知道他是屬於一箇敵國的。我也知道要是我不殺死他。他要殺死我的。我也知道我們是奉令作戰。彼此像不能相容的星一般。然而我曾瞧見他最後的一瞧。永永不能忘卻。我即使可以提出寬恕我罪惡的種種理由。來只是未免侮辱了他。他如今是我一切思想所專注的東西。我捱受一切苦痛都爲了他。在他更是可憐。因爲他是被我殺死的啊。

我所得他的唯一線索便是他的姓名。但我怎能從德意志全國中去探尋他出來呢。我很著力的檢查各地的人名地名簿。有一箇胡德林曾在海德堡大學念過書的。可就是他麼。此外紐士達也有幾箇胡德林德來士屯也有幾箇胡

德林柏林也有幾箇胡德林他又屬於那一處的呢一天我決意寫一封信寄與住在柏林的一箇高志方胡德林信中假做說我在戰前曾認識歐孟很想再和他一見的話

於是回信來了那信中說道「歐孟方胡德林是我的姪子他是我哥哥的兒子如今我哥哥正和他夫人住在華恩河上的奧白威士村中他們自兒子死後便退居鄉間了歐孟是在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間在法蘭西的鐵鹿附近戰死的」

這分明是他了

這信是寫給我的寫給我這殺死他的殺人犯也許是一箇獨生子罷他們二十多年來所愛護撫養的人我卻在一秒鐘間把來毀滅了這話是真的愛情

無。限。痛。苦。也。不。分。國。界。

我。便。往。奧。白。威。士。村。去。了。

神。父。我。到。那。村。中。時。天。已。入。夜。了。那。大。河。的。兩。岸。似。乎。騰。著。夏。季。的。餘。炎。我。曾。瞧。見。那。聖。威。納。禮。拜。堂。的。殘。址。紅。石。鑿。成。的。穹。門。似。是。血。染。的。一。般。這。裏。已。是。奧。白。威。士。村。了。歐。孟。一。定。是。常。在。這。裏。消。夏。的。他。在。孩。提。時。就。跪。在。這。聖。壇。之。前。卽。是。我。此。刻。預。備。祈。禱。的。所。在。我。在。這。禮。拜。堂。中。逗。遛。了。好。久。然。後。走。到。堂。院。中。去。但。我。卻。不。能。祈。禱。另。有。一。箇。婦。人。停。留。很。晏。用。面。幕。遮。著。臉。這。多。分。是。他。的。母。親。

我。尋。到。他。們。的。住。屋。了。是。在。森。林。近。邊。的。一。帶。屋。子。中。間。但。比。別。的。屋。子。似。乎。更。暗。些。陰。森。些。有。一。次。我。曾。在。這。屋。子。四。周。徘。徊。了。好。幾。點。鐘。

一天黃昏六點鐘時那門開了一箇全黑的人影出來了他離開門口似是一大片枯葉從樹上飄落下來似的伊向著我這邊走近走過時幾乎接觸到我了那兩道眉和眼下的黑影因著那面幕更覺得濃黑些瞧那臉的全部在嘴唇邊現著一種悲憫之狀——這正是我那天早上在鐵鹿所瞧見的那張臉這正是他的母親了伊緩緩地走著雙手捧著一本祈禱書伊到那裏去啊天色差不多暗了那晚風頑著伊的面幕瑟瑟地飄動伊還沒有從深憂中回復過來仍是陷在無底的憂窟裏直把伊磨折得衰弱不堪了伊正在想念他我們倆的思想似乎正混合在一起

這裏是我們兩箇人伊是生他的我是死他的伊是他的建造者我是他的毀滅者

那門隨後關上了。伊轉向鎮中走去。我不知怎的跟隨著伊。伊走向禮拜堂。只並不進去。一逕走到墳場中。伊在那許多墳墓中間走得很快。這些墳墓好似一排陰冷的小屋。伊分明在這死城的鄰近走慣了。我在伊後面跟著。驀見伊停住了。腳跪下地去抽抽咽咽的哭起來：

一片素淨的白石像一箇瘦削的身體般平臥在那裏。四下裏圍著白楊矮籬。此外沒有甚麼了。單有一塊大理石豎在那裏紀念這陣亡的戰士歐孟方胡德林。我立著讀那石上的字。這些字已在我靈魂中刻過了一千次了：

歐孟方胡德林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一千九百十五年

伊低頭哭著。伊的眼淚流入黑夜之中。這裏似乎正流著天下慈母的眼淚。不

問。甚。麼。地。方。不。問。甚。麼。時。期。似。乎。把。伊。們。所。流。的。眼。淚。都。薈。集。在。這。一。箇。慈。母。的。眼。淚。中。落。在。這。冷。寂。的。墳。墓。上。時。在。靜。夜。地。在。僻。處。又。有。那。殺。人。的。人。在。一。旁。瞧。著。

伊。先。還。沒。有。瞧。見。我。直。到。轉。身。出。去。時。纔。瞧。見。我。了。伊。的。面。上。斗。的。起。了。一。種。奇。怪。的。神。情。多。分。是。爲。了。受。苦。已。深。不。能。再。有。甚。麼。驚。動。伊。了。伊。似。乎。向。我。走。近。了。些。接。著。便。低。聲。問。我。道。『你。認。識。他。麼。』

我。撒。謊。回。了。一。聲。『是。的。』我。便。和。伊。結。識。我。直。打。到。伊。憂。鬱。的。中。心。了。

伊。又。喃。喃。問。道。『你。認。識。他。麼。』我。這。殺。人。犯。便。又。回。了。一。聲。『是。的。』我。不。是。當。真。認。識。他。麼。除。了。他。母。親。以。外。還。有。誰。把。他。的。臉。刻。在。心。坎。上。比。我。更。深。呢。伊。瞧。他。生。我。瞧。他。死。我。曾。殺。死。一。箇。人。了。撒。謊。又。打。甚。麼。緊。當。下。我。便。說。他。曾。到。

過。海。德。堡。我。也。曾。到。過。那。邊。就。在。那。裏。遇。見。他。的。我。借。著。這。撒。謊。做。了。幌。子。便。入。到。歐。孟。方。胡。德。林。的。屋。中。

神。父。這。幾。箇。禮。拜。中。的。生。活。沒。有。甚。麼。可。以。描。寫。的。了。我。是。一。箇。生。客。是。一。箇。仇。人。但。他。們。卻。不。管。只。當。我。是。他。們。兒。子。的。朋。友。我。是。認。識。他。們。兒。子。的。

他。們。依。戀。著。我。似。乎。依。戀。他。們。青。年。的。兒。子。我。簡。直。變。成。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從。沒。有。見。過。那。種。深。刻。的。隱。憂。像。表。示。在。他。父。親。臉。上。一。樣。的。他。的。模。樣。兒。很。像。是。那。文。豪。老。貴。推。蓬。亂。的。白。髮。擁。著。他。黯。淡。的。臉。面。像。是。加。上。了。一。箇。框。子。一。般。我。從。沒。見。他。那。雙。清。明。的。大。眼。睛。中。有。過。一。滴。眼。淚。然。而。他。除。了。訴。說。積。憂。以。外。竟。沒。有。別。的。話。可。說。他。屢。次。對。我。說。如。何。接。到。那。惡。耗。的。電。報。但。從。不。曾。提。

起那死的日期。便是他夫人也絕口不提。

他們老夫婦倆似乎要隱瞞著這箇日期。年年此日就由他們倆作深切的悲悼。但他們總不住的講起歐孟更講起歐孟的少年時代。歐孟是很愛音樂的。喜弄繁華。令自他死後便沒有人去動他的繁華。令他們二老也不忍再聽音樂。每逢假期總把窗子關上了。

老亨士加士伯喃喃說道：『你還沒有知道他何等的愛音樂。咧他是何等的愛著。每天黃昏時他母親和我往往坐在這裏。他便弄著繁華。令奏一曲穆石兒氏的樂曲。十分神妙。真足以打動人的心弦。』

神父我永忘不了亨士加士伯說話時的那張老臉。咧任是一切名譽一切榮光。一切事業。足以使歷史增光的比了這一張痛苦無限而不肯哭的老臉。都

算不得一回事。

亨士加士伯逐漸逐漸的親近我。端爲我說是認識他的兒子。就像有一箇結兒般把我們倆縛在一起了。并且我的年紀也足以使他記起自己的兒子。我們每在奧白威士花園中散步時。陽光照在我們背後。我的影兒很像。是歐孟的影兒。我簡直在他的死影中走著。

於是我便都知道他的一切事了。神父那亨士加士伯在憂鬱中。雖很見得柔和。但我覺得這老人也。正恨著法蘭西他那衰老的身體中。正有一種國家的驕傲心和隱忍不發的仇恨心。在那裏活動著。有時往往暴露出來。卽忙制抑住了。但在憤激放言時。聽去很可明白。我既知道了亨士加士伯有這種敵愾之心。便料知他老人家。要是在歐孟的年紀。那一定也要冷冷地荷槍出戰。我所殺死的。

可。就。是。他。了。

神。父。我。對。你。說。歐。孟。的。父。親。和。母。親。從。沒。有。和。我。說。起。他。的。死。日。他。們。兀。自。隱。藏。起。來。藏。在。他。們。的。心。坎。中。一。天。正。在。十。月。之。末。我。到。他。們。的。屋。中。去。他。們。二。老。本。來。慣。常。在。樓。下。面。園。的。一。室。中。會。見。我。的。今。天。卻。不。在。那。裏。歐。孟。的。母。親。慣。常。坐。在。那。大。藤。椅。中。聽。伊。姪。女。安。琪。麗。嘉。高。芙。曼。朗。朗。讀。書。的。今。天。這。藤。椅。也。空。著。安。琪。麗。嘉。也。不。在。那。裏。伊。是。一。箇。金。髮。白。臉。的。小。女。郎。瞧。去。很。柔。弱。卻。又。很。強。健。的。我。覺。得。伊。在。這。萊。因。河。一。帶。夢。境。似。的。地。方。很。像。是。故。事。中。傷。心。的。嘉。綠。德。女。郎。

我。遲。疑。了。一。會。不。知。怎。樣。纔。好。在。客。堂。中。等。了。幾。分。鐘。卻。見。安。琪。麗。嘉。高。芙。曼。出。來。了。

我從沒有見過伊的模樣兒是如此的一張嫩臉白如梨花倒像跑得太急了似的伊靠在門邊的牆上立一立穩身上穿一件黑色的絨布衣把伊的臉色襯托得益發白了。

伊立住了一見我似乎很訝異伊的態度上又似乎表示一種處女的羞澀大凡女孩子在這快要成年的當兒總是這樣的然而在伊的四周卻總騰著一派陰沈的死氣。

我記得曾聽他們二老說起過伊快要嫁與歐孟了伊是他的未婚妻。

如此伊也是一箇犧牲者啊但那重重憂恨雖像書尾一箇『終』字般把亨士加士伯夫婦倆的餘年斷送了在安琪麗嘉卻不是如此可是伊正在妙年不能常在沈鬱的回想中討生活伊已漸漸兒的把那愁綺恨羅割絕了。

當下伊似乎道歉般向我低低的說道：『他們都在樓上正在歐孟的房間中讀他的信』

伊導我上去見他們一壁說道：『他們本要瞧你說著把那門開了』

這是他的房間。瞧了他的墳墓。倒沒有如此難受。可是墳墓不過訴說他的死罷了。這房間卻訴說他的在世之日。訴說他那快樂的兒童時代。不道他剛纔出了這兒童時代。就給我殺死了。那時美麗的落日正放著一道最後的光照在那狹小的牀上。瞧去彷彿他昨夜曾在這裏睡過似的。我這時的感覺真覺得那戰場再可怖沒有了。

亨士加士伯正在他夫人近旁立著。中間有一張矮桌。放著幾張紙。我很想偷瞧一下。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字迹是怎樣的。我記得他最後無聲的哭喊。記得他

眼。中。的。神。情。又。記。得。他。臉。上。的。慘。白。色。然。而。我。卻。不。知。道。他。的。字。迹。那。哭。喊。之。聲。似。乎。正。凝。注。在。這。信。紙。上。還。遺。留。著。他。語。言。的。骨。骼。

亨士加士伯忙把那些信紙用手遮住了。分明不給我的眼光瞧到。這當兒我第一次見他在那裏哭咧。只爲要掩過他的軟弱。那眼淚浴著的臉上。反見得兇。很。了。他。平。日。常。很。柔。和。的。對。我。瞧。此。刻。卻。把。很。暴。的。眼。光。和。我。接。觸。我。走。到。他。面。前。他。纔。喚。我。坐。下。

他夫人說道：「他要重讀歐孟的遺書。因此上又使他傷心咧。」

亨士加士伯在房間中往來踱著。開口說道：「這真難受得很。我讀了他的信。彷彿他仍在這裏和我們講話。然而甚麼都沒有了。甚麼都沒有了。你不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你可也猜不到的。那可怖的死的感覺。常要回來。我們沒有。

再和他見過面也沒有向他說一聲。再會死神竟把他召了去了。我們并且也不知道他死的情形。我們有一箇兒子我們都愛他的。然而不曾見他的死。」

亨士加士伯說得漸漸暴烈起來。似乎要借著這很暴的口吻忘卻他心中的憂悶。

他又說道：「我們不曾見他的死。因爲他好久沒有信來。正在訝異。正在擔心。但我們並不疑到他死了。直到後來方始知道。你可知爲甚麼就爲了我們的兒子死在遠地。我們並不知道啊。聽說那天是二十二日……」

亨士加士伯先前從不提那日期。如今正要說出來了。我卻不知怎的起了一種異感。不由得喃喃說道：「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亨士加士伯斗的現出一派驚怖之色。他夫人的臉上也變了色了。

他嚷著道：「你怎麼知道這日期的？除了安琪麗嘉，我們並沒告知旁的人。」我向四下裏一望，兩眼便著在安琪麗嘉臉上，顫著聲音撒謊道：「伊和我說的。」

安琪麗嘉垂下妙目去表示不反對，我便覺得伊不會賣我了。

亨士加士伯又問道：「但你怎麼還記得這日期？」

我答道：「因為我太愛歐孟之故，所以不能忘懷了。」

亨士加士伯聽得我這樣說明之後，便放心了些，說道：「請恕我這些信，竟把過去的一切事情全都喚回來了。你雖是從那奪去我兒子的國中來的，然而你卻比旁的人溫柔仁厚得多。況且在這邊界的那一面，也正有千萬箇父親和母親，遠遠望著這裏無數的人面中，要找尋一箇德意志的殺人犯。雙方父母心都

是一樣：我真錯誤了。請恕我如今你快要去了。待我給你些可以紀念歐孟的東西。這東西也足以表示我們的愛和感激。並足以使你瞧了。記得我們的。」

他走到牀邊去。我瞧那牀竟像是活著的一樣。在這牀鋪上面的牆上。似是一箇木製的心。一般掛著歐孟的那隻繁華。令他在這奧白威士村中幽靜的黃昏時候。往往奏著曲。他的頭貼在那金黃色的木上。指兒悄悄地在琴弦上。當下我即忙做一箇手勢。止住老人取下來。叵耐亨士加士伯卻不做理。會接著對我說道：『沒有甚麼人觸動過這繁華。令我就送給你。』

神父。我可怎麼辦呢。我怎能收下這箇禮物。在我覺得把歐孟的心托在手中呢。這時我心中的異感已現在臉上。亨士加士伯卻誤會了。這是我感激的表示。唉。如今我竟帶著他們兒子的心回法蘭西去。神父這當兒正可招供一切。掏

出我的心來使他們知道我所受的苦痛正和他們相等我應當跪在地上嚷著道『請恨我殺死我我卽是殺你們兒子的殺人犯』

神父但我可不敢啊我並不是害怕只是不敢使這被苦痛壓倒了的二老再加上重新憂新恨這時安琪麗嘉已出室而去我們都立近門口亨士加士伯手中擎著燈先走出去了老夫人卻畱住了我將門關上又聽那亨士加士伯重的腳步聲在客堂中沒去了伊纔說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胡德林老夫人臉色白白的似乎要做出甚麼很關重要的事情來我回想到我們第一次遇見時我就仗著一句撒謊使伊老人家推心相與我自己原知道爲了甚麼事來的如今使他們這樣信賴我把我裝在他們空洞的心坎中反使我覺得又犯了一重罪比先前更爲可惡更不可恕可是我實是應當受他們切

齒痛恨的如今卻反消受了他們無窮的推愛。

胡德林老夫人對我說道：「我丈夫那麼很粗暴的對你說話，使我很爲抱歉。」我忙道：「他並不是有意使我受不下的，但瞧他過了一會又何等的加愛於我。」

老夫人道：「他不過是給你一箇暗證，表示我們的愛罷了，便是我也要另外給你一箇暗證。第一層自歐孟死後，你還是第一箇生客入到我們的屋中來，可巧這生客偏又是歐孟的朋友，你認識他，也許你很愛他的。」

「你還不知道，你此來於我們有何等的關係！歐孟在冥冥之中，要是不以爲忤的，我還得說你簡直把他的生命和青年的精神帶了些回來。自你來後，覺得這屋中也不像先前荒涼了。要是歐孟在地下瞧得見我們，那一定要感激。」

你加惠於我們呢。

『我原知道你是屬於我們所交戰的外國的。但是一箇人倘能掬心相示，就覺得國際之分沒有甚麼出入。我委實很願親近那些失去兒子的法蘭西母親。比了沒有失去兒子的本國德意志母親，著實要親近一些。』

『我心中的憂悶很深，我只有一箇意願，就願你愛我歐孟。我要你知道他畢竟是怎樣一箇人，如此便能使你益發和他親近些了。』

『亨士加士伯委實並不知道歐孟是怎樣的感想。其實他老人家也不願知道他是屬於上一代的人。他的思想近於激烈。歐孟卻不像他先生。我倘對你說歐孟並不像旁的德意志人怕你聽了也要感動。委實說歐孟方胡德林是並不怕法蘭西的。』

我。心。中。起。了。一。陣。恐。怖。之。念。忙。問。道。『。他。並。不。恨。法。蘭。西。麼。』

老。夫。人。又。接。下。去。說。道。『。不。歐。孟。並。不。恨。法。蘭。西。或。別。的。那。一。國。當。你。在。海。德。堡。認。識。他。時。他。還。是。一。箇。孩。子。一。切。思。想。都。不。是。他。自。己。心。中。發。出。來。的。不。過。接。受。教。布。指。授。他。的。意。見。罷。了。但。到。了。大。戰。以。前。的。幾。年。中。他。竟。劃。然。脫。去。已。知。道。了。他。自。己。的。心。世。上。怕。沒。有。人。比。他。更。痛。惡。戰。爭。的。了。對。於。戰。爭。的。恐。怖。怕。也。沒。有。人。比。他。瞧。得。更。清。楚。的。了。他。從。軍。出。去。因。爲。是。不。能。不。去。必。須。服。從。他。的。父。親。我。瞧。他。的。模。樣。只。是。懷。著。那。悲。天。憫。人。之。念。只。是。暗。暗。反。對。這。人。類。相。殘。的。大。罪。惡。』

『。歐。孟。瞧。一。切。人。類。都。像。是。兄。弟。一。般。他。以。爲。現。今。那。些。殺。人。的。戰。士。在。後。代。一。定。要。被。人。瞧。得。和。殺。戮。異。教。時。代。的。兇。漢。一。般。可。怕。他。這。種。思。想。不。敢。寫。信。告。』

知他父親因爲他知道亨士加士伯的國際思想是極深的。但他在寫給我的信中卻十次百次的表示他反對戰爭的感想。他十百次的反抗那磨牙吮血的偶像。他十百次的懼怕那斷脰瀝血的殺戮。

「瞧他對於戰場上無謂的破壞是怎樣的說法。他又痛論那大家不能諒解之禍。竟使人類互相殘殺所得的是甚麼利益。他們卻都沒有知道。倘你當真要知道他的爲人當真要愛他。那你必須一讀這些信。」

「他戰死以前的一箇月光景。他信中說道：『我瞧見那邊幾尺地以外的那些人。正捱著痛苦——他們當真是我的敵人麼？不是很像我的兄弟輩麼？』又道：『那些人不知道自已爲甚麼生爲甚麼死。並且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相殺。』你再讀到被殺前兩禮拜的這封信：

「這裏四面的國土和我們的也沒有甚麼分別。唉，最親愛的母親，你和我中間都有這麼一箇深淵，隔開著，卻有這麼一堵人牆，遮掩著我，以爲再也不能尋到你了。只須我能逃去這一座可恨的殺人機械，因爲我正在這裏勉強做他的傀儡，只須我能停止再做這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因爲所殺的都是些無辜的人民。」

「你瞧，他再三說到『殺人的可怕』，『殺人的恐怖』，『取人的性命，應負何等的責任』。有一處，他還說『我甯可被人殺死，卻不願殺人』。我不知道這樣的信如何能逃過軍中檢查員舉發的。有一次，他來信說『我要是獨自一人，那一箇所謂敵人的遇見了，我覺得自己決不能殺死他，我自知決不能若無其事的殺死別一箇人類』。」

我聽到這裏禁不住嘶聲喊了一聲。可是我不但殺死一箇普通的人——實是殺死了一箇和我有同樣精神的人了。那天早上在鐵鹿殺死的正是我自己的青春。連帶把一切夢想一切問題和一切煩惱都結束了。

胡德林夫人又接著說道：「你瞧你當真能愛他的。他不像旁的人。一般是你仇敵。」

這句話伊分明是安慰我的。分明把止痛的藥敷在我傷口上的。然而我這痛苦更覺難受了。

不問有甚麼距離。不問有甚麼疆界。總之我已殺死了我的兄弟。殺死了我所最親愛的人。我如今到他的房間中來。立在他的牀前。本來他昨夜可以睡在這牀上的。就是這箇房間中也處處覺得伊人。宛在唉神父。這真太使人難堪了。我

把我的頭埋在他那空牀上。時不知他可曾聽得我心中的哭聲麼。

我哭著道：「歐孟我的兄弟，請恕我，請恕我，請恕我爲了事前沒有覺悟之故。請恕我把你從日光之中，暖星之下，和陽光所照的波上，生生的劫奪了去——我是一箇服從命令的瘋子，請恕我把你的眼睛掩上了，使你不能回眼一看。然而可沒有人比我更愛你的了，親愛的同伴，你的臉直須等到我在世最後的一天方始和我分開。我可沒有一點鐘沒有一分一秒不是爲了你捱著苦痛，自你死後，我這所過的生活委實比了死更難受咧！」

當下我便逃了，逃出這寂靜的屋子，了一陣風從萊因河上吹來，我兀自逃去，不敢回頭也不回答，露易瑟方胡德林老夫人的呼喚我逃了，獨自很恐怖的逃了。心口卻緊緊的抱著那隻繁華令。

我回到那小客寓的臥室中時。天已入晚了。末後我便獨坐室中開了窗呼吸夜氣。我這火熱的頭傾向著夜風。於是我想起來。便提了起來。奏一曲穆石兒的樂曲。這是歐孟所愛的一節一節的記。將起來彷彿是歐孟的靈魂寄在那裏。永。永。不去。然而這犧牲者的繁華。令簡直在殺人犯的手指下。嗚咽了。驀地裏門開了。我很怕再見亨士加士伯的關額和露易瑟方胡德林那雙含憂的眼睛。只是來的卻是安琪麗嘉高芙曼。伊仍是穿著黑衣。眼中仍帶著悲涼之色。

伊說道：『你爲甚麼這樣跑了。我們到處找尋你。姑母和姑丈很爲不快。你定須回去。』

伊說得很遲緩。又似乎很詫異的。伊的妙目簡直像閉著一般。這黯淡的房間。

中襯托著伊那白白的臉色倒像突然來了一道明光似的那隻繁華令仍還握在我的手中。

我喃喃說道「安琪麗嘉我永遠——永遠不回去了。」

於是我又像獨自在室中般奏那繁華令了仍奏著歐孟所愛的樂曲他的靈魂似乎在裏邊顫動著他的靈魂很爲高潔是反對流血反對殺人反對屠戮的；那時安琪麗嘉閉著眼過去的影事彷彿湧現在眼前了伊便向著我走近了些一股熱熱的空氣罩著我們兩人我斗的停了手那繁華令便瑟的掉在牀上了。

我又說道「安琪麗嘉我永遠不去了你無論對他們怎樣說都好說我忽地召回法蘭西去了說我忽地病了任你怎樣說就是總之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我決不能再在歐孟方胡德林的影中走著。」

伊覺得我的話是最後的話了。樂聲停後伊也漸漸恢復了神志。便向著那門緩步走去。瞧伊那種妙年的愁態。真好似甚麼繁華的省分已被得勝之國把伊的中心佔據去了。伊快要出去時。忽又被好奇心挽了回來。柔聲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死的日期。可是我並沒有告訴過你啊。」

我對伊瞧著一聲兒不言語。伊在我眼中也就知道了實情。立時把伊的妙目下注了。我最後瞧見伊的玉容之上。分明表現出一種又愛又慕又恐怖的神情。神父如今甚麼都完了。我永不再見亨士加士伯。不再見露易瑟方胡德林。不再見歐孟的墳墓。也不再見他墳場中的樹木。神父請給我祈禱。求和平之神降臨在我的身上。我要去殺死一箇人。凡是人類都有這權利。可以殺死的便是。

他。自。己。

殺

三六

美國

名小說

末一葉

歐亨利
著

周瘦鵬
譯

末
一
葉

美國短篇小說之王歐亨利 O. Henry
的傑作『末一葉』“The Last Leaf”

是一篇純粹關於美術的作品。在歐美名家短篇小說中，這一篇應當佔一箇重要位置的。歐亨利，美國加羅令州人，一八六七年生，死於十年前。所作短篇小說凡二百多篇。歐美文家都稱他是『美國的毛柏桑』。（毛柏桑是法國的短篇小說之王）

在華盛頓廣場西面的一箇小小區域中，那街路渾亂了，裂成了小條子，喚做「場所」。這種「場所」又做出奇怪的角和曲線來，一條街便和

一

別。的。街。又。在。一。起。了。有。一。次。有。一。箇。畫。師。在。這。街。中。
發。明。了。箇。機。巧。的。意。思。心。想。倘。有。收。帳。人。取。了。畫。漆。
畫。紙。和。畫。布。的。帳。單。來。收。帳。時。穿。過。這。混。亂。的。路。忽
又。折。了。回。來。可。連。一。銅。元。都。收。不。到。呢。

因。了。這。緣。故。那。些。美。術。界。人。物。都。溜。到。這。奇。古。的。鴿
翎。迴。村。中。來。獵。取。那。十。八。世。紀。屋。頂。的。荷。蘭。小。樓。北
面。有。窗。租。金。又。低。廉。的。於。是。他。們。從。第。六。蔭。路。中。搬
運。了。幾。隻。有。柄。的。白。鐵。杯。和。一。二。座。煖。爐。來。合。成。了
一。片。「領。土」

在。一。宅。矮。小。的。三。層。磚。屋。的。頂。上。蘇。蕙。和。瓊。珊。關。著
一。間。畫。室。瓊。珊。是。瓊。娜。熟。稱。的。名。字。一。箇。從。梅。痕。州
到。來。一。箇。是。從。加。利。福。宜。州。來。的。伊。們。在。第。八。街。蝶

磨。泥。谷。旅。館。中。的。會。食。桌。上。遇。見。了。覺。得。伊。們。在。美
術。上。的。意。味。正。和。喫。東。西。的。口。味。一。樣。相。像。因。此。纔
有。這。回。合。關。畫。室。的。事。

那。時。是。在。五。月。中。到。了。十。一。月。間。卻。有。一。箇。冷。酷。和
沒。有。形。體。的。生。客。到。來。醫。生。們。叫。做。肺。炎。症。的。他。在
這。領。土。中。大。踏。步。的。往。來。把。他。冰。冷。的。手。指。撥。撥。這
裏。撩。撩。那。裏。在。東。部。一。方。面。這。暴。客。更。是。橫。行。無。忌
殺。害。了。好。多。人。於。是。他。的。腳。又。慢。慢。地。踏。到。這。騰。著
霧。長。著。苦。的。狹。小。「場。所」。來。了。

肺。炎。症。先。生。可。不。是。你。們。所。說。的。一。箇。有。義。俠。氣。的
老。俠。士。這。箇。小。女。子。的。血。本。已。被。加。利。福。宜。州。的。西
風。吹。薄。了。又。怎。能。敵。得。過。那。辣。手。很。心。的。老。猾。賊。可

憐瓊珊被他侵害了。伊躺在一張油漆的鐵牀上。不大動彈。只從那荷蘭式的小玻璃窗中望著隔壁磚屋的空牆。

一天早上那箇事忙的醫生蹙著一道灰色的濃眉。請蘇蕙同到客堂外一壁把那臨牀寒暑表中的水銀搖下去。一壁說道我們敢說伊十箇機會中只有一箇機會了。這一箇機會就是給伊活命的。可是有好多人害了這同樣的病。已一行的送到了葬殮。匠那裏去簡直使醫藥完全沒有效力了。你們那位小姐也已決定自己不能病愈。不知伊心上可有甚麼心事。麼蘇蕙道伊——伊將來要畫一幅南白爾斯海灣的圖。醫生道啾——是畫圖麼。此外伊心上

可有甚麼事。比這有兩倍的價值。值得想念的——譬如說一箇男子可有沒有。

蘇蕙道一箇男子麼。說時伊聲音中好像吹口琴般鏗的一響。接著又道一箇男子可是值得——但是沒有的。達克透委實並沒有這種事。醫生道如此全爲的虛弱了。我倘利用著科學方法。盡我的力。治去或能得救。但伊倘已在那裏計算伊殯禮中的車輛。時那就把我藥中的療治力減去一半。要是你能使伊問一句冬服袖口的新式樣如何。如此我敢許你五停中伊有一停的生機。不是十停中只有一停了。那醫生去後蘇蕙便帶著伊的畫板。入到瓊珊臥房中。輕輕地哼著一支小曲兒。瓊珊躺在被下一動。

都不動把伊的臉對著窗子。蘇蕙停住了。哼。心想。伊是睡熟了。當下便架好了畫板。開始畫一幅鋼筆墨水畫。是做一篇雜誌小說中插圖用的。大凡少年畫師必須給雜誌中的小說畫插圖。便鋪了一條直達美術的路徑。那種雜誌小說也就是少年著作家借著做那直達文學的路徑的。

蘇蕙畫著一條馬戲場中美麗的騎馬袴和一個伊達訶州牧牛人所戴的單眼鏡。這牧牛人就是那小說中的英雄伊正。畫時忽聽得一箇低低的聲音。又反覆了幾次。伊便急急的趕到牀邊去。瓊珊的兩眼張得很大。伊正望在窗外數著——又倒數過來。伊數著道：十二一會兒又數十一。接著便是十和九。又

數八和七。幾乎全都倒數過去。蘇蕙很擔憂的望到窗外。瞧伊在那裏數。甚麼所見的。不過是一片荒涼的空場。和二十尺外那宅磚屋的空牆。一株極老的長春藤根上已枯爛了。爬了一半的路到那磚牆上去。秋天的冷氣已把葉子從藤上摧落了。只賸著半空的枯枝。還攀住那牆上破碎的磚塊。

蘇蕙問道。親愛的是甚麼瓊珊道。六說的是一種極細的聲音。接著又道。如今他們落得更快了。三天以前還約摸有一百片點數。時使我頭痛。但如今就容易數了。那邊又落去一片。只賸下五片。咧。蘇蕙道。五片甚麼親愛的。快告訴你的蘇姊（自稱）瓊珊道。是葉子啊。就是那長春藤上的葉子啊。到得末一

葉○落○下○時○我○定○也○去○了○這○箇○我○已○知○道○了○三○天○那○醫○
生○可○曾○和○你○說○過○麼○蘇○惹○很○輕○蔑○似○的○說○道○咳○我○從○
沒○聽○得○過○這○種○沒○意○識○的○話○那○老○長○春○藤○的○葉○子○和○
你○的○病○愈○有○甚○麼○相○干○你○這○頑○皮○的○女○孩○子○總○是○這○
樣○愛○著○那○藤○但○你○可○不○要○做○呆○鵝○了○今○晨○醫○生○還○和○
我○說○你○的○病○正○很○多○復○元○的○機○會○當○真○不○久○就○好○了○
——讓○我○想○他○的○話○是○怎○樣○說○的○——他○說○你○十○停○
中○九○停○有○望○咳○這○樣○的○好○機○會○直○好○似○我○們○在○紐○約○
坐○街○頭○的○汽○車○或○走○過○一○宅○新○屋○子○呢○此○刻○你○且○喝○
些○肉○湯○讓○莎○娣○（自○稱）仍○回○過○去○畫○畫○如○此○伊○（
自○稱）能○去○賣○給○那○主○筆○先○生○買○葡○萄○酒○來○給○伊○的○
病○孩○子○喝○更○買○了○豬○肉○塊○給○伊○貪○嘴○的○自○己○喫○

瓊○珊○仍○把○兩○眼○注○在○窗○外○說○道○你○不○必○再○多○買○酒○了○
那○邊○又○落○下○了○一○片○葉○子○我○也○不○要○再○喝○肉○湯○那○葉○
子○恰○恰○還○有○四○片○不○等○天○黑○我○要○瞧○那○末○一○葉○落○下○
來○如○此○我○也○去○咧○蘇○惹○彎○下○身○去○向○著○伊○說○道○瓊○珊○
親○愛○的○你○可○能○許○我○把○兩○眼○閉○了○等○我○做○完○工○事○不○
再○向○窗○外○瞧○麼○明○天○我○必○須○把○這○些○畫○交○進○去○我○只○
爲○要○光○線○不○然○早○把○那○窗○帘○曳○下○來○了○瓊○珊○冷○冷○的○
問○道○你○難○道○不○能○到○隔○房○去○畫○麼○蘇○惹○道○我○要○同○你○
一○起○在○這○裏○并○且○我○也○不○願○意○你○兀○自○瞧○著○那○沒○意○
思○的○長○春○藤○葉○子○
瓊○珊○閉○了○伊○的○眼○悄○悄○地○躺○著○好○似○一○箇○跌○倒○的○石○
像○當○下○說○道○你○畫○完○了○就○告○知○我○因○爲○我○要○瞧○那○末○

一葉落下去我已等得乏了我也想念得乏了我預備把百事一起放手慢慢兒的下去去也像那些疲乏可憐的葉子一樣蘇惹道你且設法入睡我要去喚裴爾曼上來做我畫中那箇退隱老礦工的範人我下去不消一分鐘你不要動等我回上來

那老裴爾曼是一箇畫師住在伊們下面的房間中他已過了六十歲有一部古畫家密希兒安琪洛畫稿中的穆西司式鬚子從一箇半人半羊神的頭上卷下去沿著一箇妖怪的身體飄開來裴爾曼是在美術中失敗的四十年來握著畫筆卻總不能走近去接觸他情婦（指美術）的衣邊他常要畫一幅傑作的大手筆但總沒有開始畫去這幾年間他簡

直不會畫甚麼不過在商品或廣告上塗抹幾筆又給那領土中的少年畫師們做範人借此賺一些錢他老人家喝著很多的杜松子酒仍說要畫一幅傑作他并且是一箇暴烈的小老頭兒很嘲笑人家的溫和平日又把自己當做一頭特別的猛狗保護那上邊畫室中兩箇小畫師的

蘇惹見裴爾曼在下邊暗暗的小房中騰滿著那股極濃的杜松子酒氣一面壁角裏有一箇畫架張著一張空白的畫布二十五年來等在那裏等他畫那傑作的第一筆當下蘇惹把瓊珊的幻想和他說了又說伊怎樣的害怕瓊珊正像一片葉子般脆弱到得伊攀住世界的一絲微力疲極時可就隨著那

葉子一同飄去了。

老裴爾曼的一雙紅眼中流著淚，對了這樣癡呆的幻想，很輕蔑和發狂似的喊罵著他，嚷道：「可是世界中竟有人如此癡呆，爲了那萬惡的藤上落著葉子，就要死麼？我從沒聽得過這麼一回事，不，我可不願再做你那畫中隱士的範人了，你爲甚麼使這樣癡想鑽進伊的腦袋？唉，那可憐的小密司瓊珊蘇惹道伊病得很衰弱了，那一場熱病直使伊心上也害了病，充滿了奇怪的幻想，很好，裴爾曼先生，你倘不願意給我做範人，也就不必勉強，但我以爲你實是一箇可厭的老——老厭物，裴爾曼呼道：「你恰像是一箇婦人，誰說我不願意做範人呢？上樓去，我同你

一塊兒去，半點鐘來，我早就預備給你做範人咧呀。這裏可不是給密司瓊珊養病的好場所，有一天我要畫成一幅傑作，我們便能一同離去這裏了，是的。

他們上樓去時，瓊珊正入睡了，蘇惹把窗帘曳到了窗檻上，做手勢喚裴爾曼到隔房中去，到了那邊，他們很害怕的向窗外長春藤瞧著，接著又悄沒聲兒的相覷了半晌，一陣長頭的冷雨簌簌地落下來，還夾著雪，裴爾曼穿著他的藍色舊衫子，做那退隱礦工的範人，坐在一隻翻轉的鍋子上，當做是山石。第二天早上，蘇惹睡了一點鐘，就醒回來，伊見瓊珊正張大了那雙呆呆的眼睛，望那遮蔽著的綠窗帘。

伊低聲發令道快扯起來我要瞧蘇蕙很疲倦的依從了但是擡眼一瞧卻見那耐過長夜的急雨暴風中仍有一片長春藤的葉子凸出在磚牆上這是藤上末一片葉子了近梗的所在仍帶著深碧色不過那鋸齒形的邊上現出枯爛的黃色很勇敢似的在一條離地二十尺的藤子上掛著

瓊瑤道這是末一葉了我料想夜中一定要落去的我會聽得風的聲音這葉子今天定要落去我可也在同時死了蘇蕙把伊憔悴的面龐靠在枕上說道親愛的親愛的你就不給自己著想也得爲了我想我。可。怎。麼。處。但。是。瓊。瑤。並。不。回。答。全。世。界。中。最。靜。寂。的。事。是。在。一。箇。靈。魂。兒。預。備。上。那。神。祕。遠。路。的。時。

候幻想拘束著伊似乎分外的有力那許多把伊和塵世縛住的結兒卻一箇箇都放鬆了這一天漸漸過去在黃昏的光線中伊們仍能見那孤單的長春藤葉子攀住著牆上的藤梗末後已入夜了北風又刮起來那雨仍打在窗上從那荷蘭式的矮簷上飛濺下來到得陽光又上時這無情的瓊瑤又發下命令要把那窗帘扯起來誰知那長春藤的葉子仍在那邊

瓊瑤躺著瞧了好久纔喚蘇蕙那時蘇蕙正攪那汽鍋上煮著的雞汁瓊瑤說道蘇娣我是一箇不好的女子怕有甚麼神力使那末一葉留著表示我怎樣的惡劣可是一箇人盼望著死也是一重罪案啊如

今。你。不。妨。給。我。一。些。雞。汁。再。加。些。牛。奶。和。葡。萄。酒。在。裏。頭。咳。——。不。要。忙。先。把。一。柄。手。鏡。遞。給。我。再。在。我。身。邊。墊。幾。箇。枕。頭。我。要。坐。起。來。瞧。你。烹。調。一。點。鐘。後。伊。又。說。道。蘇。蕙。我。很。望。將。來。有。一。天。畫。那。幅。南。白。爾。斯。海。灣。的。圖。

那。醫。生。午。後。到。來。臨。去。時。蘇。蕙。對。瓊。珊。說。了。一。句。推。託。的。話。即。忙。跟。著。趕。到。客。室。外。醫。生。握。住。了。蘇。蕙。那。隻。抖。顫。的。瘦。手。說。道。伊。還。有。病。愈。的。機。會。你。倘。好。好。兒。看。護。伊。定。能。得。手。如。今。我。須。得。下。樓。去。診。治。另。外。一。箇。病。人。裴。爾。曼。是。他。的。名。字。——。我。料。他。也。是。一。箇。美。術。家。害。的。病。也。是。肺。炎。他。是。一。箇。年。老。衰。弱。的。人。來。勢。又。很。兇。猛。在。他。委。實。已。沒。有。希。望。了。但。今。天。

須。得。送。進。醫。院。去。使。他。舒。服。一。些。

第。二。天。醫。生。向。蘇。蕙。道。伊。出。險。了。你。已。佔。得。勝。利。如。今。只。須。調。養。和。著。意。——。那。就。好。了。這。天。午。後。蘇。蕙。走。近。瓊。珊。躺。著。的。牀。很。滿。意。的。縫。著。一。條。深。藍。色。羊。毛。肩。巾。把。一。臂。圍。著。瓊。珊。和。幾。箇。枕。頭。伊。說。道。白。鼠。子。（戲。稱。瓊。珊）我。有。話。和。你。說。裴。爾。曼。先。生。爲。了。肺。炎。病。今。天。在。醫。院。中。死。了。他。不。過。病。了。兩。天。第。一。天。早。上。那。看。門。的。見。他。在。樓。下。的。房。間。裏。正。痛。得。厲。害。他。的。鞭。子。和。衣。服。都。已。溼。透。了。又。像。冰。一。般。冷。他。們。也。不。知。道。這。一。箇。可。怕。的。雨。夜。中。他。到。底。是。往。那。裏。去。的。後。來。他。們。尋。見。一。盞。燈。依。舊。點。著。火。一。乘。梯。子。已。從。原。處。曳。了。開。去。又。瞧。見。幾。枝。散。著。的。畫。筆。一。

末 一 葉

塊。調。色。板。上。調。和。著。綠。的。黃。的。兩。種。顏。色。——親。愛。
的。你。更。向。窗。外。瞧。去。瞧。那。牆。上。末。一。片。的。長。春。藤。葉。
子。不。見。外。邊。風。雖。刮。著。那。葉。子。卻。一。動。都。不。動。你。瞧。

了。可。覺。得。奇。怪。麼。唉。親。愛。的。這。便。是。裴。爾。曼。的。傑。作。
——他。在。那。葉。落。的。夜。中。畫。成。的。





夢盡時

意大利名家鄧南遮氏原著

周瘦鵑譯

鄧南遮 G. D'Annunzio 生於一八六三年，以小說詩歌戲曲蜚聲歐洲。意大利近代第一文豪也。年十六，即刊其第一部詩集。一時有小詩翁之稱。後作小說「生命之燄」「故鄉雜事」及戲曲多種，皆精絕。名亦益著。歐洲大戰中，氏身歷戎行，為飛行隊隊長，轉戰有功。迨阜姆 Fiume 問題起，即以一旅據阜姆，高唱愛國，政府不謂然，以大軍平之，遂解甲去而著書，是亦近世界一奇人也。是篇為其短篇傑作，英名「The End of a Dream」，故譯為「夢盡時」云。

這一天正是六月中很暖和中午時候四下裏靜定無聲棠娜綠蘭愛白尼谷坐在涼亭中悄悄地

夢盡時

一

想○著○在○那○一○簇○綠○樹○的○中○間○瞧○見○那○灰○色○的○村○屋○窗
 帘○都○沈○沈○下○垂○著○彷彿○在○那○裏○瞌○睡○的○樣○子○橘○樹○和
 菩○提○樹○正○滿○開○著○花○妙○香○微○拂○恰○和○那○玫○瑰○花○香○混
 合○在○一○起○

棠○娜○綠○蘭○已○漸○漸○老○了○伊○有○一○種○貴○家○命○婦○的○體
 態○鼻○子○長○而○微○彎○額○部○略○闊○一○張○嘴○卻○小○小○的○并○且
 很○鮮○豔○又○滿○現○著○一○派○柔○和○之○色○伊○的○頭○髮○完○全○白
 了○堆○在○頭○上○像○是○加○著○皇○冕○模○樣○估○量○伊○在○妙○年○時
 定○是○極○美○麗○極○可○愛○的○

伊○同○著○伊○的○丈○夫○和○家○人○們○到○這○寂○寞○的○別○墅○中
 來○還○不○過○兩○天○咧○每○年○夏○季○伊○們○原○是○慣○常○到○那○巴
 孟○鐵○小○山○上○的○老○宅○中○去○避○暑○的○今○年○夏○季○伊○卻○不

願○到○老○宅○中○去○一○天○便○對○伊○丈○夫○說○道○『我○們○今○年
 到○邦○梯○避○暑○去○』伊○丈○夫○很○詫○異○的○說○道○『邦○梯○麼
 到○邦○梯○去○避○暑○麼○爲○甚○麼○好○端○端○的○要○趕○到○邦○梯○去
 呢○』伊○忙○道○『請○你○依○我○我○們○今○年○準○定○到○邦○梯○去
 換○換○地○方○也○好○』伊○丈○夫○當○然○依○從○他○原○是○慣○常○依
 從○夫○人○的○

棠○娜○綠○蘭○定○要○到○邦○梯○去○實○在○有○一○箇○祕○密○的○主
 意○是○伊○丈○夫○所○不○知○道○的○伊○十○八○歲○時○就○嫁○了○這○位
 愛○白○尼○谷○男○爵○不○過○是○爲○的○兩○家○門○當○戶○對○並○無○愛
 情○可○言○男○爵○原○是○拏○破○崙○部○下○勇○將○之○一○一○大○半○的
 時○光○總○是○離○家○遠○征○效○命○於○拏○皇○鷹○幟○之○下○有○一○次
 他○又○披○甲○出○戰○去○了○好○久○不○回○來○恰○有○一○位○貴○族○少

年方德南侯爵忽然熱熱的愛上了這位男爵夫人。棠娜絲蘭他雖已有妻只因丰姿翩翩又加著一身是膽便不知不覺的使棠娜絲蘭也傾心於他了。

一天棠娜絲蘭覺得自己快要做母親了便依著侯爵的勸告離了法國躲在泊羅文士一箇小村落中。到得臨蓐期近侯爵特地趕來瞧他臉色泛得白白的沒有話可說只是不住的親他愛人的雙手。有一天晚上不知甚麼時候伊竟生了箇兒子那小孩子第一聲哭出來時伊頓覺又驚又喜白著臉不能出聲掙扎著使伊的眼皮不合攏來兩隻疲弱失血的手向空中做著種種手勢好像臨死的人在黑暗中要抓住那明光的一般。

第二天伊便和那孩子同在一起躺在伊的牀上蓋著伊的被那孩子是很弱小的一箇紅紅的皮膚很爲鮮豔兩眼微動卻還閉著沒有睜開口中發出微響似是貓叫的聲音伊很覺快樂不住的對他瞧撫摩他把自己面頰去試他的呼吸。

窗子臨著泊羅文士肥沃的田野黃金色的陽光瀉入窗中麥田內不時有歌唱之聲悠悠的上升打破沈靜的空氣於是他們把伊的孩子取去了不知藏在甚麼所在怕只有上帝知道從此以後伊再也不曾見過孩子一面。

伊回到丈夫的家中仍和丈夫住在一起過著尋常婦人們所過的生活但伊心中再也沒有別的情

感發生伊也不再生第二箇孩子了。伊的心中只是記掛著那失去的小孩子。不知道飄泊在甚麼所在。伊兀自聽得那小孩子低弱的聲響。伊又幻想著自己撫摩他的手。那手又小又紅又嫩。記得很清楚的。伊心中只是想只是虛構著一箇真的境界。伊便

當作自己身歷其境。隱居在內。這樣一年年的過去。不知不覺的。老了。伊曾有千百次去要求情人。把那孩子的下落告訴伊。但他生怕不利於伊。總也不肯說出口來。會屢次的對伊說道：『不。你萬不可見他。見他時。你情感衝動。一定不能自制。於是他就探知你的祕密。利用著挾制你了。不。你萬萬不可見他。』

棠娜綠蘭從沒想到那小孩子會長成人。如今已近了中年了。原來這時去。伊生這孩子的那年。好容易已過了四十年。然而伊的心中。仍當他是箇皮色紅紅的小孩子。兩箇眼睛還沒有睜開來咧。

到得棠娜綠蘭聽得方德南侯爵將死的消息。心頭說不出的難受。末後伊再也捱不住這苦痛了。便趕往侯爵邸去。因為有一箇堅決的主意。逼伊前去。便是在侯爵未死以前。要知道伊兒子的下落。

這當兒已是午後傍晚的時候了。家家屋頂上都轉成了紫羅蘭色。工人們的咖啡店中常有醉人的歌聲。送將出來。伊上了侯爵邸求見侯爵夫人。侯爵

夫人是箇身體壯碩的婦人，頭髮已花白了。伊兀自哽咽著，不能說出話來。只張著兩臂來歡迎這探病的女客。棠娜綠蘭避過了侯爵夫人的眼光，少停便問道：『我可能見他麼？』說時，敲緊著牙牀骨，免得牙齒捉對兒廝打。侯爵夫人答道：『請同著我來。』

病室裏光綫很低，空氣中藥香浮動。四下裏的許多器物，都把怪影印在地板上，和牆壁上方。德南侯爵一動不動的直躺在牀上，慘白的臉上刻滿了深深的皺紋。他微微一笑，歡迎棠娜綠蘭很遲緩的說道：『感謝你趕來瞧我。』他又伸出一隻又熱又溼的手來，向著伊彼此握住了。他說了許多話，處處很留意，仍像健康時一樣。

棠娜綠蘭眼望著侯爵眼中含著熱烈的要求。侯爵會意了，便回頭向他夫人說道：『親愛的，你可能給我配一些藥水來麼？』侯爵夫人毫不遲疑，向棠娜綠蘭道了歉，自管出室去了。屋中靜無聲息，只聽得伊羅裙綵縵拂著地毯，漸漸遠去，漸漸的不聽得了。

棠娜綠蘭再也按捺不住了，便俯倒在老侯爵身上，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眼光中很迫切的含著問話，逼得他一句一句的說將出來。他眼瞳中流露著恐怖之色，喃喃地說道：『在邦梯……羅加梅立奴……他已娶了妻，又有子女……不，不要去瞧他……在邦梯……梅立奴……不要給他知道……』

你是誰？」

侯爵夫人已取了藥水回來了。棠娜綠蘭竭力鎮定著坐了下來。病人喝著藥水一口口咽下喉嚨去時做出很輕的嚶嚶之聲。接著四下裏便又寂靜了。病人忽然變做了呆木的狀態。他那憔悴的臉。深陷的眼。眶。乾。枯。的。面。頰。和。那。瘦。削。的。頰。子。似。乎。處。處。都。佈。滿。著。陰。沈。的。黑。影。

(二)

在這沈靜的花園中。棠娜綠蘭獨坐涼亭。回想到那以前的種種舊事。柔風陣陣吹動那些玫瑰花。的。短。樹。睡。朦。朧。似。的。在。那。裏。搖。擺。著。從。叢。薈。之。間。望。見。噴。水。池。中。水。花。飛。濺。像。刀。鋒。般。一。閃。一。閃。的。亮。著。

棠娜綠蘭靜聽了幾分鐘。四面實在靜極了。幾乎使伊害怕得抖顫起來。伊便站起了身。向別墅望了。一。眼。恩。恩。的。走。下。小。徑。去。到。了。園。門。口。伊。又。隱。在。開。花。的。蔓。草。後。面。回。頭。望。了。一。眼。纔。走。到。園。外。去。一。片。的。田。野。在。中。午。的。日。光。下。展。拓。開。去。無。邊。無。際。的。像。沙。漠。一。樣。遠。處。便。是。邦。梯。的。許。多。屋。子。襯。著。那。蔚。藍。天。空。完。全。現。著。白。色。一。座。鐘。塔。一。箇。圓。屋。頂。和。兩。棵。柏。樹。都。高。出。那。些。屋。頂。之。上。河。道。穿。過。一。片。平。原。霍。霍。地。放。出。銀。光。來。

棠娜綠蘭正想著道「他是住在那邊啊？」一時慈母心中的筋絡全都緊張了。伊一路走去。兩眼兀自定注著遠處的村落。既不顧那耀眼的日光。也不

怕那炙身的熱氣伊走過那水松夾立的路時聽得無數蟋蟀都在樹下唱著歌伊在這裏便遇見了兩箇赤腳的婦人頭上都頂著大籃伊忙上前問道「你們可能領導我到羅加梅立奴家去麼」伊很響朗的喚著兒子的名字心中好生快樂那兩箇婦人立住了腳很詫異的對伊瞧一面答道「我們在邦梯是不熟悉的」

棠娜綠蘭大失所望仍向前走去伊那衰老的四肢疲乏得不能支撐了一雙眼睛被那殘酷不仁的口光逼著但覺眼前火星亂迸漸漸地有些昏暈起來。

邦梯已越走越近了棠娜綠蘭從一簇樹中已能

夢 盡 時

望見前排鋪瓦的屋頂到了第一家的門前見有一箇胖婦人坐在門口伊那挺大的身體上卻配著一張孩子氣的臉一雙溫柔的眼睛一口整齊的牙齒又加上一副愉快的笑容伊懷著好奇之心來問棠娜綠蘭道「夫人你要到那裏去啊」棠娜綠蘭走上了一步臉上又熱又紅呼吸急急的幾乎透不過氣來那婦人很和善的請伊進去休息一會伊走進門去見地板上正有幾箇凸肚子的孩子頑著打滾著隨手抓了東西放到口中去

棠娜綠蘭開口問道「你可知道羅加梅立奴是住在那裏的」那婦人指點著村中盡頭處一宅紅牆的屋子近邊有河四下裏圍著高高的水松伊便

說○道○『○就○是○這○一○宅○屋○子○你○可○要○到○那○邊○去○麼○』○棠
娜○綠○蘭○把○伊○昏○花○的○兩○眼○向○那○屋○子○望○去○不○由○得○起
了○一○片○慈○母○的○情○感○心○想○那○邊○便○是○伊○兒○子○的○屋○子
了○那○婦○人○又○問○道○『○你○可○要○渡○河○麼○』○棠○娜○綠○蘭○但
覺○頭○腦○昏○暈○只○做○了○做○手○勢○那○婦○人○卻○又○說○道○『○梅
立○奴○是○擺○渡○的○無○論○人○啊○羊○羣○啊○牛○羣○啊○都○可○由○他
渡○過○河○去○他○有○一○艘○小○船○和○一○艘○渡○船○他○幹○這○營○生
已○很○久○了○』

棠○娜○綠○蘭○很○留○意○的○聽○著○但○伊○迷○迷○糊○糊○的○卻○不
大○明○白○那○婦○人○說○的○甚○麼○話○那○婦○人○又○說○下○去○道○『
羅○加○梅○立○奴○並○不○是○生○在○村○中○的○只○爲○梅○立○奴○家○沒
有○子○女○纔○把○他○撫○養○起○來○聽○說○有○一○位○紳○士○住○在○別

處○的○給○他○安○排○得○很○好○直○到○他○結○婚○如○今○羅○加○已○很
過○得○去○了○他○是○一○箇○極○勤○勞○的○人○但○他○不○該○這○樣○多
喝○酒○啊○』○棠○娜○綠○蘭○起○身○要○走○了○對○那○婦○人○說○道○『
謝○謝○你○我○的○好○婦○人○我○們○再○見○罷○』○說○著○掏○出○箇○銀
幣○來○給○了○地○上○一○箇○小○孩○子○就○走○出○屋○子○去○那○婦○人
在○後○面○囔○著○道○『○你○儘○自○沿○著○這○小○徑○走○過○去○好○了
』

那○塵○沙○高○積○的○地○土○上○長○著○又○短○又○瘦○的○橄○欖○樹
那○不○斷○的○蟋○蟀○聲○仍○是○充○滿○在○空○氣○之○中○棠○娜○綠○蘭
走○到○了○一○排○屋○子○前○牆○陰○中○正○有○七○八○箇○化○子○聚○在
那○裏○睡○覺○他○們○骯○髒○的○臉○上○殘○廢○的○手○腳○都○飛○滿○了
蠅○蚋○好○像○在○垃○圾○堆○上○一○般○

棠娜綠蘭的腳步聲把一箇化子驚醒了。他很慣常的喊着道：「夫人可能濟助一箇可憐人麼？」其……味。」

(三)

棠娜綠蘭的後面一箇失了一條骸像受傷的猴子般一路跳一箇像蚱蜢般在地上爬著一箇生著箇大瘤子每走一步總是上下的擺動還有一人一臂已乾枯了好像一箇樹根模樣。

棠娜綠蘭好生害怕想逃過這一羣可怕的怪物。伊喉中倘能作聲定要叫喊起來當下裏忙從圍裙中掏出幾箇銅幣來撒在路中他們便沒命的搶去彼此罵著踢著格鬪著內中有一箇傻子搶不到甚麼便立在一旁哭了。眼淚滾到口邊他一一舐去。一箇禿頂曲背的老人從屋中出來問道：「夫人你要甚麼可是要渡河麼？」這時棠娜綠蘭既不知

道○應○當○怎○樣○做○也○不○知○道○應○當○說○甚○麼○話○只○信○口○回○
 答○道○『○是○的○是○的○』○老○人○道○『○夫○人○如○此○跟○著○我○來○
 此○刻○羅○加○正○要○回○來○咧○』○說○時○向○著○那○河○走○去○河○中○
 正○有○一○艘○船○滿○裝○著○羊○用○長○篙○子○撐○將○過○來○老○人○導○
 著○伊○走○過○了○一○箇○菜○園○到○那○候○船○之○處○一○壁○沒○口○子○
 的○稱○讚○田○事○好○今○年○收○穫○一○定○豐○的○然○而○棠○娜○綠○蘭○
 只○是○默○默○的○一○聲○兒○也○不○響○老○人○回○頭○對○伊○瞧○見○伊○
 眼○中○正○有○著○淚○痕○使○柔○聲○問○道○『○夫○人○你○可○是○覺○得○
 不○舒○服○麼○』○棠○娜○綠○蘭○委○實○要○心○碎○了○但○仍○忙○著○答○
 道○『○不○不○沒○有○甚○麼○』○老○人○也○不○再○問○可○是○他○辛○苦○
 一○生○已○把○心○腸○磨○鍊○得○硬○了○別○人○的○愁○苦○不○能○打○動○
 他○的○心○當○下○只○淡○淡○的○說○道○『○請○坐○下○來○等○罷○』

有○三○箇○少○年○農○人○都○帶○著○重○擔○在○那○裏○等○著○用○力○
 的○吸○著○煙○斗○似○乎○少○吸○了○一○口○就○很○可○惜○似○的○他○們○
 一○面○吸○有○時○又○談○幾○句○不○相○干○的○話○聽○了○這○種○話○足○
 以○證○明○農○人○們○心○地○的○簡○單○少○停○內○中○有○一○人○嚷○道○
 『○那○船○已○來○了○』○另○一○人○答○道○『○那○些○都○是○裴○特○那○
 的○羊○』○第○三○人○說○道○『○至○少○總○有○十○五○頭○罷○』○於○是○
 他○們○都○立○起○身○把○煙○斗○藏○到○衣○袋○中○去○了○
 那○船○靠○在○渡○頭○停○下○了○船○中○的○羊○嗅○了○一○嚇○都○咩○
 咩○的○叫○了○起○來○那○船○夫○和○他○兒○子○就○把○那○羊○一○頭○頭○
 牽○到○岸○上○去○羅○加○繫○好○了○船○走○上○小○徑○他○是○箇○瘦○長○
 的○身○材○皮○色○被○陽○光○灼○黑○了○兩○面○大○陽○穴○上○都○散○著○
 亂○亂○的○頭○髮○鬚○子○也○像○亂○草○一○般○長○滿○在○下○頷○上○和○

面頰上兩眼滯鈍又紅如血染分明是一雙酒徒的眼睛。鼻子很大現著紫紅色。他的衫子在臂口袒開。著露出一叢粗毛來。頭上戴著一頂油膩的軟帽。他在候船處立住了。氣噓噓地喘息著。兩腳分得寬寬的立定。用手抹去額上的汗珠。他一路走過去。並不對旁人瞧。但瞧他的模樣。和一舉一動。都足以表示他是一箇很粗暴的人。他那一雙大手爲了日常把槳之故。那藍色的迴血管都墳了起來。他口中又咕噥著道：『噓我渴極了。』棠娜綠蘭立在那裏沒了主意。也不能多想了。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

那時有一箇粗陋的婦人送了一瓶酒過來。羅加

一口咽了下去。把手背抹著嘴。嚥嚥著。舌子接著便做出一種不很願意的神情。揮手說道：『算了我們走罷。』當下便由他一箇十五歲的兒子助著把兩塊木板擱在岸邊和船沿上。那老農人忙問棠娜綠蘭道：『夫人你不是要上船去麼？』伊就立了起來。由老人扶著上船。伊爲甚麼上船爲甚麼要過河去。連伊自己也不會明白。到此再也不能想甚麼旁的事情。心中只橫梗著一件事。便是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一時伊只覺得一切思想一切希望都漸漸縮滅。漸漸消滅了。腦兒裏也變成了虛空的一片。伊所見的事物所聽得的聲響都像在夢中一般。羅加的兒子過來收那擺渡的錢。伊也不聽得他人聲音。孩

子。以。爲。這。老。夫。人。是。耳。聾。的。便。提。高。了。嗓。子。向。伊。嚷。著。又。把。那。收。來。的。銅。幣。在。手。中。叮。叮。噹。噹。的。搖。動。伊。便。隨。手。給。了。伊。幾。箇。錢。孩。子。回。說。沒。有。找。頭。伊。揮。開。他。去。他。便。做。了。箇。鬼。臉。把。那。錢。放。入。衣。袋。中。了。旁。的。渡。客。見。了。彼。此。做。了。箇。鷓。鴒。笑。

船。夫。們。赤。著。上。半。身。用。力。蕩。著。槳。和。那。急。急。的。流。水。作。戰。棠。娜。綠。蘭。眼。瞧。著。那。羅。加。黑。色。的。背。肋。骨。在。皮。膚。下。凸。了。出。來。一。道。道。的。汗。水。像。小。溪。般。從。脊。骨。上。流。下。伊。坐。在。那。裏。呆。望。著。兩。眼。凝。定。現。出。一。種。不。自。然。的。神。情。一。會。兒。有。一。箇。渡。客。從。座。下。拖。出。他。的。包。裏。來。道。『。我。們。已。到。了。』。羅。加。把。鐵。錨。拋。上。岸。去。船。仍。順。流。淌。下。去。卻。被。鐵。錨。上。的。繩。子。牽。住。便。晃。了。

一。晃。突。然。停。了。農。人。們。都。跳。上。了。岸。又。來。扶。棠。娜。綠。蘭。上。去。於。是。分。頭。走。散。了。

在。河。道。的。這。一。面。都。是。葡。萄。園。那。又。矮。又。細。的。葡。萄。樹。亂。綠。成。行。長。長。的。排。著。眼。望。前。面。平。原。一。片。空。無。所。有。只。隨。處。有。一。二。棵。樹。亭。亭。如。蓋。做。這。平。原。上。的。點。綴。品。棠。娜。綠。蘭。到。了。岸。上。很。覺。得。孤。單。旁。的。事。他。也。無。知。無。覺。只。覺。血。管。裏。熱。血。急。流。兩。耳。中。很。可。怕。的。隆。隆。作。響。伊。瞧。那。天。下。萬。物。和。伊。自。己。的。生。命。都。像。暗。了。遠。了。死。亡。了。忘。卻。了。兩。腳。自。管。歪。歪。斜。斜。的。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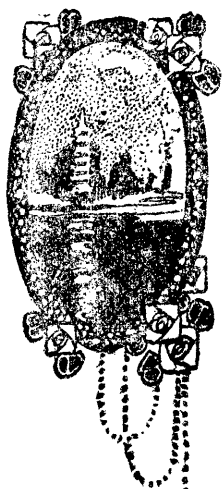
在。河。道。的。那。一。面。化。子。們。正。在。作。弄。那。箇。傻。子。因。爲。他。沒。有。搶。到。錢。便。喚。他。遊。過。河。去。仍。向。那。位。老。夫。

人要錢當下把他的破衣拉去了推他在水中那傻子便像狗一般拍著水游去岸上的化子們只是嚷著笑著快樂得甚麼似的這時河水很急竟把那傻子順流捲去了化子們便又指手畫腳的跳著叫道『他沈下去了他沈下去了』傻子在水中沒命的掙扎用一用力便爬到這邊岸上他也不顧自己身上沒衣服自管伸著手飛快的向棠娜綠蘭趕過來。

一會兒卻又見千百箇水圈兒散將開來一閃一閃的晃動著對岸的化子們見有一艘船正在遠處搖開去便合夥兒叫道『噲羅加噲羅加梅立奴』接著他們便跑到水松圍著的屋子中去報告這回事羅加依著化子們的指點把船撐到棠娜綠蘭落水的所在一面還很安閒的和他兒子講話那孩子問道『父親你已嘗過了嘉區的新酒沒有』羅加答道『還沒有嘗過』孩子道『安奇洛說他很想你去嘗一嘗味兒』羅加道『很好』那傻子又導著他們到了水邊自己便逃到葡萄園中去了羅加對他兒子說道『你握著槳待我把

夢 盡 時

鉤子向水中探去。』他在河底搜探了一點鐘。纔喃
喃說道：『已被我找到了。』他彎下腰去伸開了兩
腳。慢慢地把篙子從水中提起來。那時他用足了力
全身的肌肉都顫動了他兒子放下槳去問道：『可
要幫助你麼？』羅加悄然答道：『我自己對付得了
的。』



世界中最幸運的人

俄國名家安特列夫氏著

周瘦鵑譯

一千九百十九年間。俄國文學界上受了一箇重大的損失。原來那名小說家安特列夫先生 Leonid Andreyev 很不幸的死了。他死時。還只四十八歲。他是愛俄國而憐憫俄國的。卻偏偏放逐在外。受盡了貧窘之苦。他對於祖國很失望。他的心碎了。最後的遺言是『革命之不足以解決糾紛與戰爭同。』

先生早歲也常在失敗和失望之中。時時捱餓。曾謀自殺。卻被朋友們救了。他自刊行了所著的小說。後纔告成功。漸成了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文名藉藉。幾乎掩過了託爾斯泰。他的傑作有『紅笑』『七箇被縊死的人』『撒旦的日記』『安那茜麥』等。大半譯成英文了。

世界中最幸運的人

有○好○多○人○沒○來○由○的○相○信○悲○慘○的○運○命○是○專○為○國○王○與○英○雄○而○設○的○至○於○尋○常○的○人○那○決○不○在○悲○慘○的○運○命○範○圍○以○內○他○們○不○被○這○運○命○所○注○意○和○運○命○是○不○相○干○的○葉○高○吉○莫○大○諾○夫○既○不○是○國○王○也○不○是○英○雄○然○而○運○命○之○於○吉○莫○大○諾○夫○一○生○卻○非○常○的○執○拗○非○常○的○憤○激○人○家○可○要○以○為○吉○莫○大○諾○夫○在○世○三○十○年○那○運○命○簡○直○是○擺○脫○了○一○切○旁○的○職○務——費○了○好○多○時○光○好○多○心○力○專○注○在○這○特○選○的○一○箇○人○身○上○

葉○高○吉○莫○大○諾○夫○是○生○於○西○比○利○亞○一○箇○城○中○（○不○知○父○母○是○誰○）○裝○了○一○隻○衣○篋○放○在○商○人○葉○高○洛○夫○家○的○前○門○口○他○那○姓○名○中○的○吉○莫○大○諾○夫○在○俄○文○就○作○衣○篋○解○的○葉○高○早○年○的○生○活○異○常○快○樂○任○是○著○

名○貴○族○的○公○子○或○王○室○中○的○太○子○也○比○不○上○葉○高○所○享○受○的○愛○和○奢○華○原○來○葉○高○洛○夫○夫○婦○很○富○沒○有○子○女○因○把○愛○情○和○資○財○都○用○在○這○棄○兒○身○上○便○引○起○了○他○們○親○戚○和○承○繼○人○的○嫉○妒○他○們○只○是○把○乳○酪○給○他○喫○把○綢○緞○和○天○鵝○絨○給○他○著○把○極○親○愛○的○名○稱○呼○他○他○生○得○胖○胖○的○滾○圓○身○體○因○為○喫○得○太○多○似○乎○有○些○呆○鈍○的○樣○子○他○這○副○半○醒○半○睡○的○模○樣○便○一○輩○子○如○此○了○此○外○還○有○他○的○特○點——便○是○軟○黃○的○頭○髮○和○小○樣○的○身○材○到○得○晚○年○他○完○全○失○去○了○胖○圓○之○狀○人○家○只○覺○得○他○含○憂○帶○病○的○很○枯○瘦○了○

葉○高○七○歲○時○他○的○義○父○母○忽○在○一○條○新○鐵○路○上○的○火○車○中○遇○險○死○了○大○家○只○哀○憐○他○們○卻○料○不○到○他○們○

的慘死。葉高實有間接的關係——然而這一回事還是第一次災禍以後的患難。恐怖正多著咧。那富商的承繼人原痛恨葉高。到此便剝去了他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把他攆出門外。倘沒有別的仁人來救他。他免不了既畱養了他若干時。便送往犯罪少年的收容所去。他並不是罪犯也。並沒有犯罪之意。但因別處都不能收容他。只得如此。況且這也是運命之神的命令啊。

葉高從極快樂中陷到了極苦痛中。還是逆來順受。這原是他的特性。然而這仍不能使殘酷的運命寬恕他。他反更加憤激了。葉高捱打捱餓。他們都喚他是賊擊他的腦袋。但他並不憤怒。並不謀叛——反而是

很誠摯的愛這棲身之所。和那班管理的官員。他完全忘卻了當年快樂的時節。因此偶有所憶。也不覺得苦痛了。運命之神眼瞧著這幾年間。他已習慣成自然。視苦境如樂土了。因此便又顯一顯殘酷可怕的手段——一次冬夜。收容所中忽然起了火。全屋被燬。那看守的是一箇仁慈的婦人。同著伊三箇小孩子。都在火中喪了命。然而葉高卻又被好心的人救下了。那時恰有一箇過路的牛商。眼見起火。就決意把葉高領去。他以爲這孩子久在收容所中。定已學得商業上的門徑了。

葉高哭著嚷道：『他們可要再把這屋子造起來麼？』牛商說道：『你不要怕他們。定須重造的。』於

是帶了葉高同往士茂拉去卻沒想到那孩子問這句話原是有用意的葉高遠去以後時時尋機會想逃回來——這種事是先前從未有過的可是收容所中私逃出去的人不知有多少從沒聽得過一箇孩子竟自願回來

他會有三次要逃回西比利亞有兩次捉住了捱了一頓痛打第三次給他逃了出去卻迷失在西比利亞的路上平原上樹林中旁皇了好久好久然而危險和困苦仍不肯放過了他他在森林中常被野熊追趕在路上走時又被強徒打劫到了那一箇市鎮和村莊中時又因形迹可疑常被拷打其實懷疑於他也是沒來由的——因為葉高雖兀自在運命之

神磨折之下而從不肯失他的體面十三歲時他常戴紙領圈幸運時還得戴那漿硬的布領圈他爲了要得一箇領圈和一身齊整的衣服往往不惜出以全力和一生的才能即使捱餓他也得把最後的幾箇銅幣買一箇領圈任是被野熊追逼嚇得半死時他仍很著意的在叢蔭中奔跑生怕壞了他的衣服他爲人總算誠實不過一輩子偷人的衣服和領圈最奇怪的他自己也不以這種偷竊爲罪惡

他經歷了幾年的流離顛沛之苦纔把熱戀收容所的思想打消了十七歲時我們發見他在鐵路車站上充一箇電報員的副手這是一箇很重要的職位他大半還是得力於衣服一連三年很快樂的過

去他穿著同樣的一件衣服卻常換潔白的領圈對人總是謙恭有禮絕無粗野的模樣他的品行當然是無可指摘的他在火車和電報之間往往取一隻六弦琴奏一支『小虎』曲很得人的讚美——他的生命已築在堅固的基礎上了很奇怪的他從不追想過去的一切痛苦似乎甚麼都忘卻了無論那一種災禍火啊熊啊路上遇見的強徒和逃奴啊他很簡單的偶一提及倒像這些事情都是日常所避不了的了

葉高二十一歲時他已把戀歌中『贈我一滴紅淚華我將附我愛人之翅而往格拉那大』的句兒唱了一千次了有一箇女郎聽了他這祈禱似的歌

唱便把伊的芳心給了他伊是箇富家女子錦繡的前途已在他眼前展開——但那殘酷的運命之神重又出現了躲了好久似乎聚精會神的來給他一箇可怕的大打擊那女郎因害了天花香消玉殞葉高也受了傳染到得復元時卻已失去了他的美貌和錦繡的前途了

這一年葉高做了一箇補充兵士他病後還沒有完全復元就派往海軍中駐在波羅的海一艘巡洋艦上這原是一件尋常的事然而在葉高卻覺得困苦非常——差不多是緩緩的謀殺他他在世界中甚麼都不怕最怕最恨的就是這海便是在風平浪靜的時節旁的水手們很爲愉快他卻不住的捱著暈

船的苦痛到得海洋中怒潮翻騰用著無形的大力搖動船身時他那身中和靈魂上都有說不出的難受於是他心想還是把這重價換來的性命結果了罷勝似長受運命之神無限止的磨折最苦的他這樣懦弱不但不足以引起人的憐憫反使人嘲笑他的長官們偏還派他到全船搖簸最厲害危險最大的所在去任是葉高很知服從很守規律總也不能輕化他們嚴酷的心

這樣過了兩年葉高終於逃跑了……

葉高躲匿在海岸上畱存著的火車後面等那巡洋艦駛去了方始出來這時他獨自在亞非利加洲的海岸上在那黑皮膚的亞非利加土人中間除了

俄羅斯話不知別的方言衣袋中也沒有甚麼錢鈔運命之神以爲他所痛恨的葉高吉莫大諾夫在這樣的境遇之下那必死無疑了誰知這一回偏又不起倒像肩並肩和那殘酷的運命之神一起活動的另有一種善神的潛力跟隨著葉高的一生一見運命之神把葉高拋入深淵之底就立時把他救將出來這分明是運命之神和那善神的潛力在那裏賭博總之無論如何葉高在亞非利加又保全了性命他經歷過了最奇幻的流離顛沛簡直是沒有話可以形容只當做是一瞥而過沒意義的夢魘罷了他在開洛城中住下做本地一箇韃工的學徒

他在開洛度過了十八箇月也許算得是葉高一

生最好的時光了。只有一件事不滿意——便是夏季的炎熱。但他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好。頭腦很清楚。也沒有非分的願望。他積了些錢。愛上了一箇玉顏如漆的土女。每逢放假的日期。和開洛城中旁的市民。同在街市中遊散。戴著最潔白的領圈。有一次他遠遠的瞭望金字塔。但他並不喜歡。

然而快樂可能永久麼？葉高正想自己開設一爿藥店。驀地裏不知怎的他那師父捉將官裏去了。葉高因了他也被累入獄。師徒倆都在棍棒下捱了一頓打。葉高所有的錢都給他們取了去。到得查明他沒有罪時。就將他攆了出來。他捱了打。喫了驚。差不多已半死了。這一天葉高逃出開洛城。於是又流離。

顛沛了好久。變換地方。變換姓名。變換職業。彷彿是一箇『飄泊無歸的猶太人』。沒有地方可以安息。可以棲止。

葉高在這飄蕩之中。曾經歷了三次覆舟之禍。都沒有死。可知那運命之神。仍不住的追隨著他。一分鐘也沒有放過。然而這種災禍。在葉高倒也不以為意。他以爲熊啊。火啊。和旁的種種禍事。啊。都是極尋常。極簡單的意外之事。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

二

葉高吉莫大諾夫。被亞非利加洲的酷熱蒸得筋疲力盡了。想尋覓涼快的去處。因便躲在一艘頭等輪船中。做箇偷渡之客。從亞歷山德利前往意大利。

的。南。泊。爾。司。

葉高在南泊爾司先還捱餓夜夜總在郊外的空地上過宿一面仍很著意的保護他的領圈接著在一家婦人的胸襟店中工作又做了一時往遊維蘇維亞火山的嚮導末後他纔立定腳跟做一箇擔賣的販子了他買了一隻箱子珊瑚啊廉價的手工品啊和旁的種種小裝飾品開始營業起來葉高擔著這隻箱子走遍了意大利轉往他所不喜歡的瑞士又轉到他所極喜歡的法蘭西他仍像以前那麼除了俄羅斯話不知其他對著當地的人便亂湊著亞拉伯喬奇亞土耳其意大利等零碎語句教人明白好在他買賣上的接洽很簡便已儘能使他滿意了

這時他的生活大致順利因為那運命之神的欺騙斗的停止了不知道他老人家可是厭倦了呢還是忘卻了葉高或者是暫時不見了他找不到了葉高在路上往來流轉很為平靜——既沒有熊也沒有逃奴也沒有覆舟之禍他因了順利之故身材也似乎胖了些了然而很奇怪的他因此反覺憂慮原來他的靈魂已慣常和運命之神奮鬪了能忍受一切困苦一切重大的打擊到此他倒像失去了甚麼似的他那雙流動的眼睛兀像在那裏找甚麼東西——實在是瞧不慣這種和平的景象他的靈府中驀地發生了一種焦惱又引起了許多奇怪的願望和意志他覺得很熱烈的要遠去了——總之這時的心地是

葉高吉莫大諾夫從來所沒有的。

在這上邊我們可以知道葉高已受了欺騙運命之神的怠忽原來是假裝的他老人家見明槍交戰無力打敗葉高因便偷偷地溜到他靈魂中去很狡詐的把那種危險的思想種在裏面於是葉高的第一念發作了忽然渴想回亞非利加去他爲甚麼渴想亞非利加先前因了那邊的酷熱和所受的許多痛苦已咒罵過一千次了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如此只覺得這意念非常強烈竟不能抵抗任是他見了海最害怕的——但他渴想亞非利加的心更爲強烈再也不能阻止他他甚麼都不顧了

這當兒他在法蘭西北部做負販的營生忽像被

繩子牽著般牽到南方去了一天早上他到了馬賽買了船票走上那開往阿爾奇亞的大輪船中去

這輪船遇了可怕的慘禍當時曾震動歐洲全土原來他在大風潮中迷失了路撞在麥喬加島的巖石上好幾百箇年青的貌美的富的貴的聰明的快樂的旅客都葬身海底只有一人得救被一箇怒浪衝在巖石間一小片的沙磧上不用說這天驕之子就是葉高吉莫大諾夫了倘說這一回的慘禍喪失了好多人命端爲運命之神追逼葉高一人之故那麼葉高一人未免使人羣損失太大況且他偏偏又沒有死不過他的貨物和其餘的財產也和那船同歸於盡了。

全船中只有一人得救可真是再奇怪沒有的事。葉高吉莫大諾夫便做了一時代的英雄便做了很動人的著名人物他經了這一回覆舟之禍卻把他渴想亞非利加意念撲滅了就由當地民衆和新聞記者集了款把他送回巴黎他很願意的回去并許人訪問一切失事情形一路便被人包圍著然而他毫無驕矜之心委實也不明白人家怎的如此好奇在他以爲這是極尋常的事人人一輩子所避不了的了。

他到了巴黎便在一報館中供人觀覽得很好的一筆薪金這報館中稱他爲「世界上最幸運的人」一般美術家思想家身材胖胖的富人面目嚴

厲的工人都來察看他那小小的腦袋平平的頭蓋滿著痘癍的面龐和一雙溫和的眼睛有一次并且有一箇美國大富豪吸著雪茄同他的女公子和兩箇秘書特來瞧他但他們雖察看了好久無論是大富豪無論是思想家都不曾明白甚麼他們走開去時卻仍回過來瞧瞧他的小腦袋和那溫和的小眼睛更瞧他那箇漿過的雪白領圈戴在他的頸子裏實在覺得太高了。

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那善神的潛力用了種種方法要把葉高吉莫大諾夫畱在法蘭西忍耐那不屈不撓的運命之神卻又來使他種種的陰謀種種的詭計了葉高在報館

中任人觀覽得了。好一筆錢也。儘够安度餘生。或重新經營他的事業。咧。但他在展覽期間。心中忽又起了一箇不安定的意念。——結果竟制他的死命。他想了道：『人人都有一箇母親。——我也一定要得一箇母親。纔是他既一心要想尋他那箇。先前從沒有見過。從沒有想起過的母親。於是又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從西方至東方。——直達西比利亞。他深信。一到那邊。定可找到他那箇不知姓名的母親了。

他是海軍中私逃的人。此去實是冒極大危險。——然而這當兒。俄羅斯恰發生了革命。大局混亂已極。——葉高心想他的事情就容易辦了。可是在這蟲沙浩劫之中。他直好似一粒沙。一般。定可避過警察們。

的眼睛。葉高並不明白。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喜歡這革命的舉動。他平日本來只求安靜。百事都有秩序的。如今瞧那革命。就好像旅客見了惡劣的天氣。很爲不快。

他在俄羅斯邊界上。遇了盜劫。又受了私販的詐騙。並沒有穿過邊界。卻落在一道壕溝裏。幾乎被守邊的兵士們槍斃了。有一箇騎兵對著溝中黑暗處。放了三槍。葉高的外衣卻著了兩次。末後似得神助似的。達到街上。但他已驚得半死。又捱著餓。很勉強。的掙扎著。到俄羅斯中心去了。那壕溝中恐怖的一夜。又是他顛連困苦之始。天天疑那紅日不再。在他頭上升起來了。一路上他時時爬過屋頂。跳過籬落。

槍彈呼呼地在左右飛著偵探像夢魘中般在後面追著一般憤激的暴徒常常挾著他走既不知道上那裏去也不知道爲甚麼事還有那可怕的哥薩克人啊黑暗而奇怪的地窖啊都使他難受最後他纔得在一家商店中尋到了一箇書記生的職位他正待上禮拜堂去祈禱地方上忽又起了暴動把他陷入那無限恐怖的漫漫長夜之中他的手腳都忒楞楞地打顫了他的靈魂深處也受了震動了

說也奇怪他雖是多遭不幸仍沒有忘卻他的母親於是引得他慢慢兒的遠赴西比利亞去了在這困苦的時期間那思母一念竟完全占據了他的靈魂但他一到西比利亞自己誕生的故鄉這一念忽

又煙消火滅了倒像先前從沒有過這一念不過像燐火似的引得迷途的人投到大澤中去一會兒這燐火卻消散咧

在那邊西比利亞葉高吉莫夫便生生的絞死了——他的生命便在這第三十歲上截然而止絞死的原因完全出於意外原來葉高在莫斯科得了一張護照是一箇警察們所通緝的政治犯的要是在平時原不難剖明此中誤會然而在這緊急的時期也來不及細加調查了

於是葉高吉莫夫絞死了他既沒有甚麼親戚朋友也沒有成功甚麼重要的事業他一死一切都完了彷彿世界上也從不曾有過這箇人

這些事情也許是那嚴刻而殘酷的運命之神在
一時迷惘的當兒做了一箇夢。

到得運命之神一覺醒來，睜開那兇暴的眼睛來，
瞻時卻見世上再也沒有葉高吉莫大諾夫這箇人。

了。只有國王與英雄還立著等著準備那悲慘的奮
鬥。

國王與英雄

* * * * *



瘦鵑名作



紫羅蘭集

二册

一元

紫羅蘭外集

二册

一元

月痕

二册

一元

以上三書均爲周瘦鵑個人之作
每書均有小說十餘篇雜作
百餘種或撰或譯無不名雋可
誦封面用三色版印豔麗極倫



懶 人



俄國名家亞佛欽古氏著

周瘦鵑譯

俄羅斯小說家言多闡發哲理描寫人生疾苦率近於枯燥而此作則頗有滑稽意味作者亞佛欽古氏 A. A. Verchenko 亦現代名小說家之一以短篇小說著稱者

那人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來了一半兒爲了他那種不自然的態度一半兒也爲了他那種奇怪的行爲他和我同坐在這廣場的小長凳上兩箇膝蓋聳得高高的恰和他的面龐相並雙手深深的埋在他兩面的袴袋中在一箇膝蓋上攤著一本書把他兩隻半開半掩的眼睛閒閒地著在字行上他瞧到了頁底卻並不用手去翻過一頁來只擡著兩眼望那天空中的一抹纖雲徐徐行過接著又把視線移到這廣場四面的鐵闌干上去

一陣柔和的春風輕拂在我們身上吹動了我的衣裾和我們腳下去年凋

落的死葉一壁也把那人膝上的書本吹亂了他聽得了紙張悉率之聲便低下眼睛去仍是閒閒的讀著不道一陣風來又吹過了幾頁索性把他的書吹落在地那人只微微瞧了一眼就閉上了眼似有我倦欲眠之意我即忙扯了扯他的衣袖說道噲你掉了你的書了

他慢慢地張開眼來打量了我一會答道是的已掉下了我道那你何不拾起來呢他把臉兒向著我倦眼中現著狡獪之色答道我不值得去拾起來你不是也不動麼橫豎定有旁的人來拾的我很詫異的低語道但是爲甚麼——

正在這當兒有一箇婦人頭上裹著頭巾兩手中

提著一隻籃子在小徑的曲處走了過來伊走近我們時瞧見了地上掉著的書便不知不覺的拾了起來說道先生你的書當下伊把這書放在凳上瞧了我們倆一眼就走開去了

那人又睜開他的倦眼來對我霎了一霎說道你瞧剛纔我不是這樣對你說的麼我道然而你自己拾起這書來似乎也不難啊那人道噫如此你以爲是容易的麼接著我便搭趣著和他談話心想我旁邊坐著這箇真正的懶人力爭貪懶的權利不肯放過一些像這樣的人委實是我從沒有遇見過的

他抱怨著道委實說人生在世那一大批一大批的工作就都堆在他身上他定須喫定須喝定須沐浴

洛。倘。是。信。仰。宗。教。的。那。又。須。祈。禱。這。些。可。厭。的。事。情。
不。都。是。工。作。麼。你。試。想。除。了。這。些。工。作。以。外。還。有。
好。多。工。作。要。做。唉。好。一。箇。地。球。我。很。願。瞧。他。在。赤。道。
上。裂。成。兩。片。啊。我。問。道。你。如。何。生。活。呢。他。呻。吟。道。這。
不。是。生。活。是。受。苦。罷。了。說。到。這。裏。蹙。緊。了。雙。眉。分。明。
有。甚。麼。話。要。驚。動。我。接。著。他。又。道。你。試。想。想。昨。天。還。
累。我。上。縫。工。那。裏。去。定。一。身。衣。服。咧。我。聽。了。這。話。當。
然。並。不。在。意。他。卻。又。說。道。是。啊。定。一。身。衣。服。又。要。我。
選。衣。料。咧。揀。夾。裏。咧。且。還。量。我。的。尺。寸。我。聽。著。仍。是。
不。做。理。會。他。便。又。繼。續。說。道。那。縫。工。對。我。嚷。著。道。擊。
起。你。的。臂。來。脫。去。你。的。外。褂。不。要。俯。下。身。來。伸。直。了。
你。的。腿。唉。你。想。想。你。可。願。意。給。他。——我。接。口。道。你。

簡。直。是。過。著。可。怕。的。生。活。但。你。爲。甚。麼。不。自。殺。啊。那。
人。道。我。早。就。想。過。了。然。而。一。想。到。要。用。那。鉤。子。啊。繩。
子。啊。寫。絕。命。書。啊。又。是。何。等。的。麻。煩。因。此。我。把。這。意。
念。打。消。了。說。著。瞧。了。瞧。天。嚷。道。天。殺。的。那。太。陽。已。下。
來。咧。請。你。告。知。我。這。是。甚。麼。時。候。了。我。掏。出。時。計。來。
一。瞧。答。道。我。的。時。計。已。停。止。那。人。道。這。地。球。真。是。一。
箇。瘋。地。球。周。流。不。息。的。旋。轉。著。這。是。甚。麼。意。思。他。自。
己。怕。也。不。明。白。罷。我。道。這。廣。場。對。面。的。商。店。裏。正。有。
一。隻。鐘。在。著。他。微。笑。道。有。是。有。的。——我。起。身。道。我。
給。你。看。去。那。人。仍。將。雙。手。插。在。袋。中。說。道。我。這。樣。煩。
勞。你。很。覺。慚。愧。不。妨。等。有。人。走。過。這。裏。時。問。他。們。一。
聲。甚。麼。時。候。就。得。了。

我看了時候趕回來時卻見他依舊坐在原處並沒有移動過去一寸我對他說道去七點鐘只有二十分鐘了那人忙道你怎麼說不知道天上可能撒下火來撒在那婦人的身上麼我問道甚麼婦人那人道這幾分鐘中我是應當趕往亞歷山德洛園子裏去的我道很好可巧我也走這條路我們可以同去咧那懶人卻不見有一絲喜悅之意只懇求似的瞧著我說道瞧上帝分上給我盡一盡力：你一到那亞歷山德洛園子裏事情是很簡單的以後或有甚麼法兒容我報答你也許送你些兒甚麼好頑的小東西——譬如一箇中國的煙袋可好我囁嚅道請你先對我說明——那人道請聽著你在那旁

邊的蔭路中第三條凳上可以瞧見一箇戴著紫丁香花帽子的少婦這就是我——我的未婚妻我非常的愛伊我們會約定在那邊相會我詫異道如此你爲甚麼不去呢那人道我還是坐在這裏的好你要知道一見了伊——總得有無數問長問短的話又須撫撫摸摸的忙一陣我可又不得不用許多話去討伊歡喜——這都是很疲乏的事這些情啊愛啊全都是魔鬼幹的到了末後我還得伴伊回去還是下一回再來罷我問道但我怎樣對伊說呢他道你說我病了還在發熱醫生已喚我上牀睡去我道伊倘要親自瞧瞧你便怎麼處他道你對伊說我害的是傳染病伊也許是怕傳染的我聳了聳肩伸出

手來他嚶道願你常交好運這裏是我的住址我很
喜歡見你來探望我此刻快要七點鐘了你趕去瞧
我的未婚妻正來得及說時取出他的時計來瞧了
一下我道如此你自己也有時計麼他悄然道自然
有的你以為怎樣我忙道咦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我果然在他所說的所在尋見了那少婦我走近
了伊脫帽鞠了一躬說道你的未婚夫喚我到這兒
來的他自己因為害了病不能來伊急道病了麼但
我今天早上還瞧見他咧我道然而他此刻卻病得
很厲害他正——正在發熱伊道有多少熱度我支
吾道那種熱度很高很高約有四十度此來我就把

懶 人

這惡消息報告你——他已上牀去睡了伊道他本
來往往如此一到家裏就躺下去睡的我道你還不
知道他爲了不能見你正如何的難堪咧他自己驗
明了熱度對我說——伊冷然道他自己驗他的熱
度麼我道是的他用的是陸末爾氏的表——是一
箇小小兒鍍銀——伊又問道他自己驗的麼我紅
著臉答道正是他自己驗的伊兩眼直注在我的眼
中說道你爲甚麼對我撒謊他決不會自己做的天
哪他是怎麼樣的人如今你的話也說得夠了請你
帶一箇口信給他從此不要再見我我即忙說道倘
你真要拒絕他時不如吩咐他每天定要見你三次
照他懶惰的程度瞧來那你用了這法兒就很容易

報復他咧伊噴出笑來道很好准這麼辦請你去對他說明天早上我等著他一塊兒買東西去我哮聲說道這樣對待他就得了於是我和伊像朋友般彼此握手而別



我趕去探望那懶人我們兩人之間就結成了一種奇怪的友誼我每次見他總責罵他不該如此貪懶他卻只是很溫和的微笑答道不要罵罷——這又有甚麼用——人家既不願意——

昨天我又去瞧我的懶朋友見他仍是照常躺在牀上四面散著許多撕碎了的新聞紙牀旁的地板上掉著一件外衣這分明是他從廣場上回來時脫

下來拋在那裏的他轉過頭來向著我很歡喜的說道呀原來是你我已足足等了 you 半點鐘了我道可有怎麼一回事他道你可能瞧朋友分上給我做一件事事我道當然使得他道不我倒又覺得慚愧開口可是我常常煩勞你我道不趕緊只要我做得到的一件事——他道然而這總是煩勞你——我不耐道算了你這樣吞吞吐吐纔是真的煩勞我了快說出來你要甚麼他道你可能給我把手掌壁角裏的一柄傘取來我道天殺的你難道覺得有雨水淋在你的身上麼他道不是的只爲我那箇紙煙匣掉到牀底下去了我道怎麼樣他道那傘上有一箇曲柄我可以借著這柄把那紙煙匣鉤將出來我道你倘伸手

到牀下去拾要容易多。啊！他很尊敬似的，瞧著我說：「道：你當真如此想麼？」當下我便伸手到牀下去拾起那紙煙匣來給他。又問他道：「這散亂的紙片是怎樣的？」他道：「這都是新聞紙。我那下人彼得直是一頭蠢驢。我希望他要在地獄的火燄中熏死的。」——他把昨天的新聞紙攤在我的牀上，沒有收拾。我道：「如此——」他接口道：「如此我不在意的。躺下去了。後來我倒想一讀這新聞紙。然而我又懶得起身。我道：真的。他又道：末後我便一片片的扯下來讀過了一片。便拋去一片。這樣讀法很爲舒服。一些兒不用力。所幸。的。我。正。躺。在。那。文。藝。欄。的。中。央。一。大。半。沒。有。讀。到。我。正。待。啓。口。責。罵。他。猛。聽。得。窗。外。起。了。一。片。慘。呼。

懶 人

之聲。我們倆聽了，都不由得打顫。當下我衝到窗前去向外面望時，卻見那二十碼外的運河上，有一箇黑影浮動著。這慘呼聲就從那邊發出來的。同時有一箇婦人和一箇孩子從一家小商店中趕出來，在岸邊往來狂走。一面扼著腕，一面不住的呼喊。我轉身向著懶人喘息著，說道：「有一箇人溺在河中了。」驀然之間，似乎有一箇彈簧從他身上彈起來似的。他衝到窗前口中嚷著道：「該死！該死！這是一定那箇傻子想自盡啊！可惜那火車不在黑暗中滾過他身上碾死了他。」他說了這幾句話，立時脫去外褂，跳出窗外去。瞧他的面容很爲堅決，分明表示他即使在三層樓上也得聳身一躍而下。幸而他的房間是

在。一。層。樓。上。去。地。不。很。高。的。

我遲疑了半晌也就跟著他跳出去趕向河邊那時我那懶朋友早已跳入水中向著那溺水的人游泳過去一壁喊著道不要多動越是靜定著越好我聽了這話覺得這又是他內心懶惰的表現然而他自己此時卻已完全不像是懶人放出很充分的魄力來

五分鐘後我們已把那掉在河中的馬車夫和我那懶朋友都拖了起來拖在岸上他周身溼淋淋的像水鼠一般一聲兒不言語他的嘴唇緊著兩眼也閉得緊緊的那馬車夫坐在地上儘哭小商店中的夥友趕了過來脫下了他的尖角帽向著直僵僵

地。躺。在。地。上。的。懶。人。鞠。躬。道。請。好。好。地。安。息。罷。可。憐。送。掉。了。一。箇。勇。士。的。性。命。我。急。道。你。說。甚。麼。他。已。死。了。麼。不。他。定。會。醒。過。來。我。們。定。須。救。他。弟。兄。們。請。助。著。我。將。他。扛。到。寓。所。中。去。他。正。住。在。這。裏。近。邊。——就在那邊——

那滿身淋漓的馬車夫啊老婦人啊店夥啊孩子啊都助著把我友的身體擡起來由我引導著扛到他的房間中放在牀上大家交叉了手向他敬禮了一下便一箇箇點著腳尖走出去了這房間中便留下了我和我友的身體

一會兒那身體動彈了懶人睜開了一眼很狡獪的瞧著我問道他們都去了麼我歡呼道感謝上帝

你還活著我怕——他道請恕我這回又煩勞你了我只爲懶得溼淋淋的走回家來心想不如由那些蠢物扛一扛罷但我要拜託你一件小事情了

你可覺得麻煩麼我道甚麼事他道請把我頭頂上的一箇腫塊子按摩一下然而我又覺慚愧——





戀愛之花

角四 册一

自由戀愛亦有
一定之軌道若
胡亂行去則不
免有岐路亡羊
之嘆矣此書於
戀愛真詮發揮
甚詳能引人從
正道而行



死神與醫士

匈•牙•利•海•爾•泰•氏•著

周•瘦•鵑•譯



海爾泰氏 Jeno Heltai 爲匈牙利名小說家之一。今年五十矣。當二十歲時。卽有聲於文學界。爲人突梯滑稽。長於調謔。所作小說劇本。俱負盛名。其所居在匈之首都蒲達班士城。有女五。無子。恆於著作中描寫家庭生活。鞭辟入裏。人爭稱之。其著名之短篇小說。嘗彙爲一集。顏之曰『著作家女俳優與其他惡徒』。又嘗爲梨園編喜劇甚夥。名益噪。近作長篇偵探小說『一百一十一號室』。情節極奇詭。傳誦一時云。

三月中的一夜有一輛模樣兒很奇怪的马車停住在蒲達班士著名遊樂園旁邊的毛必達博士養病院門前一箇穿著制服的下人很嚴肅的坐在車夫一旁到此便撲的跳下車來用力去捺那鐵格門上的電鈴這急激的鈴聲突然在幽靜的養病院中怒鳴起來當時全院病人都醒著惟有那班身體健康的執事人員守門人啊看護婦啊醫生啊都在熟睡中睡得最熟的便是毛必達博士他是這養病院的院長是有名的科學家是大學校教授是憂鬱病和膀胱病的專門大醫士

驚醒了那守門人咕噥著含怒下牀出來開門那人放出焦急的聲音來說道此刻你該快些了立刻去喚醒博士我們大人快要死咧……

守門人不敢提出抗議來他明知在這深夜中敢來打擾毛必達博士的至少總是一箇富有千萬的大富豪於是毫不遲疑的衝上樓去直到博士臥房中拖拽博士睡衣的後裾毛必達博士很艱難似的醒過來了他先還暴跳發怒只聽得是甚麼大人快要死了就很愉快似的急急穿起衣服來不上十分鐘已穿上了一件皮裏的大衣這大衣碩大無朋委實可以遮蓋好幾箇人接著就見他從襯著厚毯的樓梯上走下來那下人很尊敬的脫下禮帽把馬車

的門開了。

博士進車時問道：我們瞧誰去？下人截然答道：瞧我們大人去。博士不耐似的說道：噫，是的，但他的大名喚甚麼？那人悄然應聲道：死神。說時拍的關上車門，車子便飛一般去了。

毛必達博士聽了這很熟很可怕的名字，忽然放聲笑將起來，自言自語的道：我一定在這裏做夢。這自然是除了夢還有甚麼呢？當下他從一邊衣袋裏掏出一隻銀火柴匣來，點上了一枝火柴，火光燄閃爍，照徹了車子的內部。他很喫驚的望見自己一張慘白失形的臉面——他自己一張恐怖的臉面。正在他座位對面掛著的小鏡中映照出來，他便呻吟

著道：哼，也許我不是夢罷。

那車子內部的裝置全是黑色，更足以加添他心中的不安。最奇怪的他既不聽得車輪轉轆之聲，也不聽得馬蹄得得的聲音。那車子只是悄悄地無聲無息的溜過去。他向窗外望著，仍又向自己說道：我一定在這裏做夢。這決不是實在的事……

他離了養病院，不上五分鐘工夫，卻見那車子已在無數烏黑的大圓石中間爬上山去。一帶斜斜的山徑上，差不多全是石子。山徑的兩面都有漆一般黑黑的深淵。

博士的聲音到此已不甚堅定了。他又自語道：不，這決不是實在的事。然而又是甚麼呢？無論如何

我身上決不會發生甚麼事。可是自有世界以來，我委實第一次知道死神會派了自己的車子來迎接人的。他老人家訪問人家時，慣常是步行而來。這一回真是創舉。對於我可算特別禮遇咧。

當下他點上了一枝雪茄，又激動又愉快的等著。瞧畢竟有甚麼事臨到他身上來。對於死的一事，他倒不大害怕。以為死神倘要自己的命時，總得在自己家裏，躺在自己牀上死的。似乎決不會把自己帶到這奇怪的地方來。因此他又自語道：「這後面一定別有事故呢。」

正在這當兒，車門又開了。他見那溫和的下人立在那裏，手中握著帽子，說道：「我們已到了。請許我扶

你下車罷。博士下了車，擡眼四望，見自己已在一箇又暗又狹小的院子裏，只有一盞暗暗的油燈，閃閃地照著。

那下人急急的趕上一乘狹窄的盤旋扶梯去。博士緊跟在後面，說道：「你可能告訴我到底是爲了怎麼一回事。喚我來的下人並不回答，只把一指放在嘴唇上，喚他不要做聲，好像舊時優伶串演情劇時表情的樣子。不多一會，他們已到了一條狹長的廊道盡頭處，兩扇門前，那下人頓了一頓，便在門上叩了一下。」

當下門內有一箇聲音問道：「甚麼事？」那下人很尊敬的答道：「博士來了。霎時間兩扇門都開了，明光耀

發照徹了這條狹長的甬道。毛必達博士幾乎睜不開眼。疾忙伸手遮住了臉。面下人在旁說道：請坐了。大人一會兒就出來咧。

毛必達博士立時坐了下來，很不安的向四下裏瞧。但是任他態度上裝得很鎮靜，心中總覺得有甚麼可怕的大事要臨頭了。他的太陽穴和心坎都很劇烈的跳動著。

不一會，他已和死神見面了。那死神很疲乏似的說道：我親愛的博士，我是專誠請你來的。請恕我深夜來打擾你。毛必達博士站起身來，深深的鞠躬。此刻他覺得自己已安心了。委實說他還很愉快。正要放聲笑將出來，這死神分明不像是那殺人不眨眼

的凶手模樣。他也不希望這死神是像俗傳的骷髏，握著鐮刀，穿著白屍衣的樣子。總以為是一種神奇，不可思議的東西。很可怕，很足動心的。誰知這死神卻是一箇瘦縮矮小的侏儒，身子矮矮的，還齊不到他的腰間。他的臉上有千百道皺縫，兩手兩腳都像小孩子的。一般。這一位死神大人，直是一箇大胚胎，所足以表示他尊嚴的。不過穿著一件紫色的長袍。死神揮手請博士坐了。放著悲哀的聲音說道：我正在困苦中，病得很厲害，怕要死了。毛必達博士很詫異的望著他，囁囁的說道：大人，這話我不大明白。請你再說一遍。好麼？死神苦笑道：我話中的意思，你是很明白的。不過由我口中說出來，你聽去覺

得有些奇怪罷了。但不論怎樣我總怕自己快要死。咧。博士道。大人定是說頑話……死神道不是的。我並不說甚麼頑話。我倘若說頑話時可也不請你來了。我原是認識醫生們的。但我只信任你一箇人。博士道。大人當真麼。承你如此推重。我不知道應當怎樣的感謝。但……死神忙道。你不用和我多說。我正病著——你診察了我。便可明白病源在那裏。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一輩子向來很健康的是不是。爲了年紀老了。所以衰弱。這也惟有魔鬼知道了。總之。我覺得一切都不自然。我的脾傷了我的肝臟。很痛。委實說各部都作痛啊。要是你不肯助我。那我一定要死了。

博士漸漸地覺得快樂與奮起來。心中想道。天殺的死神害病這非同小可的事。然而不知道是那一種惡毒的怪病。會安然偷入這小老頭兒的身體。中他毀壞人生。已有幾百萬年了。要是這死神也死了。豈不是奇怪有趣。使人聽了也不相信麼。但自己倘能醫可了。死神倒也是轟動世界的一回事咧。毛必達博士這樣飛快的想著。反覺得刺促不寧。起來少停。纔搓了搓手。很得意的說道。大人你且忍耐一下。一箇人決不可失望。待我立刻來診察你罷。死神呆望著前面。神色沮喪。那下人依著博士的指揮。把他老人家抱了起來。脫去衣服。活像一箇嬰兒。模樣這瘦小的東西。赤裸裸地。一絲不掛。瞧去比穿

著紫色長袍時更覺奇怪了。

毛必達博士很懇切的抓住了那病人把他周身撫撫摸摸不論那一箇罅兒裏都張張望望同時他自己的臉色更柔和了靈魂中卻起了一種不快之感。一壁向死神說道沒有甚麼大不了事不用喫驚這病只須略略用一用手術好了一點鐘後管教大人仍像先前那麼健康他對死神雖是這樣說著一壁卻對自己說道他已到了末日了我倘要救他須得移去他的脾更移去他的肝臟和膀胱至於結果如何可就難說了……

死神很著急的問道博士我可能禁得起你施行手術麼博士道「這直是兒戲罷了像這樣的施行

死神與醫士

手術我已經歷過三萬次都是成功的。施術時我閉著眼用著左手我的病人們都稱我是一「天鵝絨的手」。死神接口道「天鵝絨的手」這是一箇好名稱我很歡喜的。博士道我也當得起這名稱大人你自已等著瞧便知道了。施術時我當然也須利用麻醉藥。死神急道但我可能禁受應用藥後可會醒過來麼。博士道大人但這意思——你怎能問出這種話來。博士這句話很有效力頓使死神覺得自己如此膽怯是可恥的於是立刻答應受那依的兒麻醉藥。死神睡過去後毛必達博士瞧了他一會心中霍的起了一念道你惡徒此刻你可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倘要你死時儘可結果你只須把我的解剖刀在你

要○害○上○割○開○一○絲○像○頭○髮○般○闊○那○就○可○救○了○世○界○不
再○受○你○的○破○壞○咧○我○為○甚○麼○不○如○此○做○呢○倘○我○不○給
人○類○盡○這○一○回○力○纔○真○是○一○箇○惡○徒○啊○

但○是○第○二○念○又○起○來○了○他○想○道○這○一○回○事○也○許○是
不○合○正○理○罷○可○是○那○可○憐○的○人○既○病○了○把○他○的○性○命
交○在○我○手○中○我○決○不○可○做○他○的○裁○判○官○或○劊○子○手○我
必○須○像○對○待○旁○的○厚○付○診○金○的○病○人○一○樣○是○啊○我○以
為○是○應○當○救○他○的○當○下○就○拏○起○解○剖○刀○來○但○他○心○中
仍○還○委○決○不○下○

他○的○血○都○冲○到○他○的○臉○上○他○的○頭○腦○中○頓○時○怒○鳴
起○來○因○又○向○自○己○說○道○瘋○了○我○敢○是○瘋○了○竟○放○這○很
難○得○的○機○會○在○指○頭○中○間○溜○過○去○麼○我○難○道○救○了○這○

頭○豬○反○給○他○明○天○來○拏○下○我○麼○噫○這○真○是○可○笑○的○事
不○不○我○只○須○去○除○了○他○我○們○便○可○以○永○永○長○生○了○他
一○定○要○死○的○

他○這○樣○一○想○他○的○手○便○堅○定○了○一○絲○遲○疑○都○沒○有
竟○在○那○死○神○身○上○割○了○兩○處○致○命○傷○接○著○俯○下○身○去
對○他○臉○上○望○了○一○會○見○一○動○都○不○動○死○神○竟○死○了○於
是○他○悄○悄○地○洗○了○手○見○那○下○人○正○呆○立○在○牀○腳○邊○便
低○聲○向○他○說○道○我○很○覺○抱○歉○這○一○次○施○行○手○術○竟○失
敗○了○大○人○已○死○了○他○的○脾○——但○這○些○事○你○是○不○明
白○的○總○之○落○了○這○樣○的○結○果○我○委○實○抱○歉○得○很○要○是
你○早○些○來○請○我○便……

他○說○話○時○沈○著○非○常○彷彿○漠○不○相○關○似○的○但○他○的○

心中。可。要。快。樂。得。喊。起。來。了。他。並。不。以。爲。自。己。是。一。箇。殺。人。犯。並。不。覺。得。自。己。犯。甚。麼。罪。實。在。是。做。下。了。一。件。偉。大。而。不。朽。的。慈。善。事。業。他。能。聽。得。那。全。世。界。切。盼。長。生。的。歡。呼。聲。他。又。瞧。見。自。己。給。無。數。的。人。拍。照。大。家。給。自。己。立。紀。念。碑。又。有。無。數。的。人。來。拜。訪。自。己。到。處。都。來。請。自。己。發。表。科。學。上。的。論。文。他。又。瞧。到。自。己。已。成。了。古。今。萬。代。最。偉。大。的。大。人。物。受。千。百。萬。人。的。敬。禮。崇。拜。各。國。的。帝。王。啊。教。皇。啊。大。總。統。啊。都。設。了。盛。宴。款。待。他。

那。時。那。下。人。也。不。動。聲。色。仍。很。尊。敬。的。助。毛。必。達。博。士。穿。上。大。衣。伴。送。他。穿。過。廊。道。下。了。旋。梯。入。到。馬。車。中。那。車。子。仍。是。一。動。不。動。的。立。在。院。子。裏。博。士。上。

了。車。便。輪。蹄。無。聲。的。趕。下。那。山。徑。去。了。毛。必。達。好。像。大。功。告。成。似。的。重。又。點。上。一。枝。雪。茄。很。滿。意。的。微。微。笑。著。想。那。前。途。的。榮。譽。啊。金。錢。啊。和。永。生。不。死。啊。便。是。今。夜。這。一。次。肅。肅。宵。征。所。得。的。好。結。果。

慕。然。之。間。他。聽。得。忽。烈。忽。烈。霧。笛。一。次。那。馬。車。斗。的。停。住。了。他。向。窗。外。望。時。心。上。忽。然。一。楞。原。來。他。一。眼。望。見。一。箇。魁。梧。奇。偉。的。漢。子。立。在。車。外。他。那。影。子。般。的。身。上。全。圍。繞。著。硫。火。的。光。他。的。右。手。中。握。著。一。柄。彎。刀。刀。鋒。霍。霍。地。亮。著。

那。大。漢。開。口。說。道。請。恕。我。博。士。你。忘。了。診。金。咧。說。時。把。一。箇。封。著。的。大。封。套。授。與。毛。必。達。博。士。博。士。又。

詫○異○又○激○動○的○納○在○懷○中○他○雖○並○沒○開○著○但○他○有○了○
好○多○年○的○經○驗○觸○覺○非○常○敏○銳○早○就○決○定○這○大○封○套○
裏○是○裹○著○二○萬○五○千○克○郎○一○大○筆○錢○

他○很○爲○感○動○囁○嚅○著○說○道○你○當○真○好○極○了○我○很○感○
激○你○想○得○周○到○那○大○漢○很○謙○恭○的○答○道○呀○這○是○那○裏○
話○一○切○費○神○我○纔○應○當○感○謝○你○只○可○惜○結○果○失○敗○很○
悲○傷○啊○毛○必○達○博○士○搖○了○搖○頭○意○中○似○乎○說○道○真○悲○
傷○得○很○大○人○也○未○免○太○大○意○了○些○他○要○是○早○些○來○喚○
我○：○那○大○漢○道○我○也○是○如○此○想○會○屢○次○和○爸○爸○說○：○
毛○必○達○博○士○瞧○著○那○大○漢○猛○覺○得○身○中○的○血○都○凝○
結○了○疾○忙○問○道○你○說○甚○麼○話○你○的○意○思○：○：○大○漢○很○
簡○截○的○答○道○是○啊○我○便○是○那○老○人○的○兒○子○他○老○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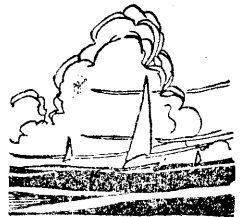
的○事○業○如○今○已○由○我○繼○續○下○去○咧○說○完○在○那○些○大○石○
中○間○隱○去○了○那○馬○車○便○載○著○毛○必○達○博○士○回○到○養○病○
院○門○前○



他來麼

布●國●名●家●范●召●夫●原●著

周●瘦●鵠●譯



范召夫 Ivan Vazoff 是布加利亞國 Bulgaria 最著名的文學家。在巴爾幹半島的文藝界中，直是一時代的雄獅。他本以詩著名，但也做得一手好小說，好劇本，為國人所崇拜。他在一千八百五十年間生在布加利亞一座高山的腳下，因此他作品中描寫自然界之美，都是非常深刻的。他少年時代一部分的光陰，在俄羅斯度過。詩宗英國拜輪俄國蒲軒根。小說宗法國囂俄。然而他的詩和小說卻又一空倚傍，並不摹倣他們的。他的小說『束縛之下』曾譯成英文，很受英人歡迎。以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九月死。國人都痛悼他。這一篇短篇，英名叫做 Will He Come? 因此我就直譯為『他來麼』。

這一年秋季佛德倫村中起了非常的濃霧。天空

中化成了一股冷蒸氣。掩蓋在村中那些矮屋子上。

泥濘的街道嘈雜不堪。馬車由筋疲力盡的馬拖著。

牛車中載著軍用品。此外又有牛啊。車夫啊。簡直把

兩家客寓中間的街道給堵塞住了。那班新投營的

兵士就在這嘈雜混亂中奔跑著。有的穿著軍隊中

的外衣。有的穿著羊皮褂子。一大半卻是披著破毯

子。改製的披肩。從肩頭到腰間都束著一排排的子

彈。他們的來福槍上裝點著黃楊樹枝。背囊便掛在

刺刀上。

他們浸透了霧氣。跑得很乏了。泥水直齊到膝蓋。

他們一面跑一面唱。唱著那『快樂的班希加尼軍

人』之歌。

在那客寓的門口。有一羣農人和旅客。很詫異的

對那許多泥水淋漓的英雄。瞧在那大客寓之前。又

有大羣的婦人和孩子們。聚著衣服破爛凍得臉面

也紅了。伊們聚在那裏。是給佛德倫的兵士們送行。

的。先前他們在哈孟來戰土耳其人。如今卻調到沙

菲亞去。和塞爾維亞人作戰了。

婦女中有人嚷著道：『那邊是喬奇夫的兒子。哈

羅志維谷。』又有人說道：『快瞧。那箇便是藍傑爾

』接著又有人放聲呼道：『噲。伊文你母親在這裏

』當下便有好多花毬。拋在那過路兵士們的手中。

又加上了婆婆眼淚和半吞半吐的哽咽之聲。

當下又有一箇白臉金髮紅嘴唇的女孩子喊道：「媽媽哥哥來了。」這女孩子的近旁有一箇八歲的孩子向兵士們伸著雙手歡呼道：「哥哥史多揚。」那母親也斷斷續續的呼道：「我的兒我的兒。」這當兒便有一箇強壯黑眼珠的少年人從隊中掠出來他親了親母親的手又在他妹妹和弟弟的額上親了一下。隨手把旁邊一箇女郎授給他的花毬。納在胷口又把另一箇花毬夾在他左耳的上面就很輕捷的回入隊中追上他的伙伴去又齊聲唱起歌來。

音早在嘈雜中沒去了。史多揚已隨著大隊進行漸漸不見那軍隊也已沒入霧中漸漸不見了。史多揚的母親呆立在那裏兀自對那軍隊沒處瞧著。那女郎撩起圍裙來掩住伊的嬌面。

末後那啜泣著的母親便一路回家去了。伊開了一隻舊盥櫥從一堆襯衣和別的衣服下面取出一枝蠟燭來點上了火供在一箇神龕之前伊就跪著祈禱了好久。

這一晚伊得了一夢伊瞧見一大陣的雲軍隊便在這雲陣中進行著伊的史多揚正在軍中那雲忽然轟裂開來天空中隆隆作響地也不住的震動史多揚便在碎雲中失去了。嬾嬾采那驚醒過來見屋

中一片漆黑外面風聲嗚嗚的刮著這便是戰爭啊。伊忙又禱告道『我的上帝請保護著他聖瑪利亞請留下我的史多揚來』伊不能再入睡天早已明了。

第二天早上伊問老彼得道『彼得伯伯你倘夢見雲時可是甚麼意思』老彼得道『采那雲有兩種一種是化成雨一種是不久散去的你所夢見的是那一種雲』

伊把夢中所見對他說了老彼得想了一會記得他那詳夢書中是沒有這種雲的但他眼見采那面有驚怕之色兩眼停注著他分明很注意他的話於是很溫柔的答道『采那不要擔憂這是一箇好夢

那雲的意思是表示你快要接到史多揚的信了』伊聽了這話臉色便亮了起來

六天以後伊得了一封信是一箇兵士押解幾箇塞爾維亞俘虜回來順便帶來的這信是史多揚的手筆伊即忙趕到牧師那裏去請他讀給伊聽那信上寫著道『母親我寫這信給你是要對你說我仍生在上身身體很好我們已把塞爾維亞人戰敗了這是何等的光榮布加利亞萬歲目前我覺得很安好藍保爾施都諾夫也安好舅父的狄米德也安好他託我附言候候他的母親我的腰帶忘在志佛太擊維那裏請給我收好了怕要被孩子們見了割壞明天我們要從德拉谷門山徑中追塞爾維亞人去

我回來時得帶一件禮物給甘娜，我如今寄一箇銀幣給你，使請再告知萊特曲弟，我要教他吹唇作響。怎樣纔像檀霰彈咧？你順從的兒子史多揚陶白洛夫上。』再者請候候祖父彼得，我很想送他一枝塞爾維亞來福槍，但是沒有人帶來這種槍，放得很遠，卻是瞄不準的。母親請再向史德映珈多多致意。』

采那心中全被快樂充滿了，帶著那信趕到史德映珈女郎家去，但是誰也比不上萊特曲那麼快樂。因為他哥哥要教他吹唇作響，怎麼纔像彈子一樣。

采那恩恩的趕下街去時，瞧見又有一羣新來的

他來麼

俘虜一箇布加利亞兵士，在後面跟著伊先。當這兵士即是伊的兒子史多揚，一看卻不是的。伊心想上去問問兒子的消息，一面卻很注意於那些塞爾維亞俘虜，因為伊還是初次瞧見咧。伊低低自語道：『呀！上帝這便是塞爾維亞人麼？怎的他們也像是好好的。人：他們家裏有不幸的母親：嗚！孩子們請等一等。』

伊趕到屋子裏去，雙手捧了一瓶威士忌酒出來。那押解俘虜的兵士微笑著，很和善的喚住了他們。那些疲乏的兵士喝了酒，頓覺暖起來，便同聲說道：『嬖嬖，謝謝你。』那布加利亞兵士也歡呼著道：『還有餘瀝給我喝咧。祖母願你交好運。』於是把

五

那瓶中的餘瀝都喝乾了。

嬖嬖采那眼送那一夥兵士一路走去心中暗暗想道：『都是上帝的信徒他們爲甚麼要戰爭啊！』

休戰的條約簽定了。

耶穌聖誕節已近了前敵的兵士們漸漸回來過節有幾箇已回到佛德倫村來了只是史多揚卻不在內連他在甚麼地方也沒有消息嬖嬖采那的心中充滿了憂急和悲感長日如年一天天的過去伊只是對門瞧著爲甚麼不聽得兒子的叩門聲呢藍傑爾施都諾夫已回來了狄諾夫的兒子彼得也回來了就是那施德梅託夫家的兩箇孩子也已到了家裏伊去向他們探問時他們都不知道據說有一

時曾瞧見過他後來卻不見了采那心重如鉛料知這不是好兆伊回到家裏只像機械般照常工作

伊女兒甘娜在門口嚷著道：『母親表哥狄米德回來了！』嬖嬖采那忙出去迎接他一壁呼道：『狄米德歡迎歡迎但我們史多揚在那裏！』然而狄米德也不知道只怯生生地說道：『也許他們派他到維亭去了也許他由別條路上回來！』嬖嬖采那太息道：『唉上帝我那不幸的孩子可拋落在那裏啊！』

伊走出屋去趕到史德映珈女郎家伊心中別別的跳著以爲史德映珈定要 and 伊說已得了史多揚的消息正要回來過聖誕節咧然而史德映珈卻

一聲兒不響兩眼早哭得紅了。

第一營的兵士要回來了全村的人都激動起來。在街道的中央恰當著老采那屋子的門前豎起了兩根竿子頂上釘了一條弧形的木塊他們從山邊摘了松枝來縛在那兩根竿子的四面在那弧形的木塊上釘了一塊字牌遠迢迢從柏柴捷村送來的牌上有幾箇大字道「歡迎勇敢的英雄」接著他們又裝點上了許多三色的國旗好像一座凱旋門模樣。

那得勝的兵隊在這凱旋門下浩浩蕩蕩的過來。嬖嫫采那心中想道「他也許回來得遲些說不定要等到聖誕日的前一晚纔回來決不會在異鄉客

地慶祝這佳節的可是兵士們仍還陸續不斷的回來沒有完結他總也知道這裏有許多人等著他已等得心痛咧」

嬖嫫采那清早上禮拜堂去把史多揚寄給伊的銀幣兌散了買了蠟燭每一座神龕前都供上一枝便興興頭頭的回來伊又安慰自己道「聖誕日還在明天咧：明天可還沒有到來聖瑪利亞啊請把他帶回來給我使我快樂」

甘娜忽又跑進來報告別的鄰人又回來了嬖嫫采那怒斥道「你把旁人回來的消息報告我可也報告得彀了快去迎接你的哥哥像別家女孩子一樣」伊那小兒子萊特曲忙道「我也要去」於是

兩箇孩子穿過那一條條積著雪的街道到那路旁的小山上。

嬾嬾采那立在門口等著。

一陣冰冷的風刮過山中刮著雪花鋪得山巔山谷和平原上都白了黑鷹和烏鴉低低的飛過街中或是棲在那沒葉子的禿樹上沿著那斜向意鐵馬山徑的大道上有一大羣人女郎啊老婦人啊小孩子啊都等在那裏歡迎兵士因爲仍還有兵士回來的單身來的有的合了夥來的甘娜和萊特曲推近著他們走過去希望最先見了哥哥史多揚好歡迎他任是雪花翻飛矇住了眼也不難立刻辨認他出來。

伊們到了小山的頂上風更刮得厲害了見有兩箇兵士滿身是雪的在山坳近邊走來卻並不是史多揚甘娜上去問道『可還有兵士們一路向這裏來麼』兵士們道『我們不知道你們可等著誰啊』萊特曲答道『哥哥』兩箇兵士便走過了。

甘娜眼睜睜地瞧著兵士們來的那一方天氣冷得緊伊們倆都抖顫著但以爲哥哥正在回來了伊們定須等候著可是不等哥哥母親定要責罵況且不和哥哥一同回去伊老人家又得哭了。

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兩箇孩子仍還呆立著一點鐘都不動風更刮得緊了雪花蓋滿了伊們身上但仍不肯回去甘娜的心忽然跳動起來原來有一隊

騎兵在山坳中出現了。人數很多。料伊的哥哥一定在內。當下便氣噓噓地等著騎兵已近了。無聲無息的爬上小山飛快的跑過了甘娜。喚著那落在後面的兩箇兵官道：『統領哥哥來了麼？』伊問時嘴唇微微顫動。

那兩箇兵官勒住了馬。很詫異的瞧著伊。內中有一箇開口問道：『誰是你的哥哥？』萊特曲很不耐的嚷道：『史多揚哥哥。史多揚。』他心中又驚又惱。以爲這一箇軍服美麗的統領怎麼不知道史多揚啊。

兵官又問道：『那一箇史多揚？』甘娜毫不遲疑的答道：『佛德倫村的史多揚。』那兩兵官彼此說

了幾句話。又問道：『你哥哥也是一箇騎兵麼？』甘娜不明白這話。只是訥訥的答道：『他——他——』兵官便道：『我的女孩子他不和我們一起的。』另一兵官說道：『你們還是回到村中去守在這兒。可要凍死了。』說完兩人把刺馬距刺著馬。追上那前面的騎兵隊去了。

甘娜眼中淌滿了眼淚。萊特曲也哭起來了。伊們的手腳都已凍僵。嘴唇也冷得變成藍色了。那通往村中的大路上。早空無一人。那些人等候著歡迎兵士的。爲的風刮得緊。卻已回家去了。伊們姊弟倆。只時時聽得兵士們片段的歌唱聲。當下裏也就慢慢地向著村中走回去。

他來麼

天色已暗下來了。甘娜和萊特曲一路走著彼此不言語。心中只是想著倚閭而望的母親。

又有一輛馬車由三頭馬拖著隆隆的從後面趕上來。伊們高聲問道：『可還有旁的兵士來麼？』那馬車一閃而過，早在黑暗中隱去了。

這當兒風雪更猛了。重重疊疊的圍將攏來。似乎來回答甘娜和萊特曲的問話。這是從西方刮來的。從戰場上刮來的。在那邊貝洛附近的葡萄園中。雪花正堆在史多揚的墳上。



寶藏

葡●萄●芽●名●家●蒯●洛●士●氏●原●著

周●瘦●鵑

〔一〕

梅德來諾貴家的三兄弟魯伊嘉南和洛士太白是三箇最寒酸的紳士也是亞士多利國中最窮苦的貴家子。

他們那所幽靜的梅德來諾堡常受山風狂吹差不多將一片片的瓦一塊塊的玻璃全都吹去了冬天的晚上兄弟三人往往裹著山羊皮在廚房中往來踱步把他們著敝了的皮鞵底在大壁爐前敲擊

著但這爐中久已煙銷火滅去那槽柑火爆鐵壺水沸的時期已好久好久了

黃昏時候他們吞了一片抹著蔥的櫻色麪包下去就走過了那積雪的院子去睡在馬房中靠近他們三頭瘦馬取暖可憐那三頭馬只是齧著空槽正和他們的主人一樣飢餓

他們發見那寶藏卻在春季那天是禮拜日一箇

靜靜的早上那三頭馬喫著四月中的新草兄弟們在樹林中旁皇著瞧有甚麼野味沒有一壁採那橡樹四面的鮮菌無意中卻在一叢荆棘之內發見了一箇洞洞中有一隻箱子鎖眼裏插著三箇鑰匙一動都沒有動彷彿有礮臺保衛著的一般沿邊有一首阿拉伯的詩字已鏽壞開出來瞧時卻見裝得滿滿的全是金幣

他們最初的驚異和快樂既過去了那三箇貴人都變得臉如白蠟接著各自伸手到金幣中去掏摸忽又放聲大笑起來直笑得樹上的嫩葉也瑟瑟地顫動蔕地裏卻各自退下一步很猜疑的怒目相視嘉南和洛士太白都將手放在腰帶上去握住他們

的大刀子那胖大而紅髮的魯伊是三人中最狡猾的忽像法官般舉起雙手來說這寶藏是上帝或魔鬼所賜的就屬於他們三人應當用秤來秤這金幣嚴格的均分一下但他們既不能把這重重的箱子運上山頂的堡中去夜中就這樣把寶藏畱在樹林裏又覺得放心不下於是提議由那身體最輕捷的嘉南趕往鄰近的黎託鐵霍村去買三隻大皮袋三斗燕麥三箇肉饅首和三瓶酒酒和肉饅首是給他們自己喫的可是自昨夜以來他們都不會進食那燕麥是餵馬的到得人馬俱飽之後他們便可在這沒有月的夜中很安全的攜著一袋袋金幣得意洋洋的上梅德來諾堡中去

洛上太白嚷道：『這法兒想得很好』此人頭髮

一壁唱著一支悲壯的曲兒。

很長身材也高高的高出松樹的梢頭滿嘴臉都是

(二)

鬚子從那兩箇血紅的眸子起直垂到腰帶的扣子上。

在那叢樹中間的空地上有山泉從巖石上瀉下來瀉上山窪匯成了一片清澈的水池池旁一株樹

但那嘉南卻皺著眉很懷疑的不肯離那金箱一步他搔著鶴頸般的長鬚子暴聲說道：『兄弟這箱子有三箇鑰匙待把我名下的鑰匙在鎖眼中鎖上就給我帶了去』洛上太白也大聲道：『我也要我的鑰匙』魯伊也表示同意說大家既是這金箱的主人那當然各有保持鑰匙的權利於是三人都悄悄沒聲兒的蹲在金箱之前緊緊的把鎖兒鎖上了嘉南放下了心霍的跳上馬背從榆樹叢中揚長而去

樹的影下有一段衣崗石的斷柱掉在那裏已經很久長滿了青苔魯伊和洛上太白使一同走在這石柱上坐下拔出他們的大刀來放在膝蓋上他們的馬正在喫草草中還生著杯花和鸞粟花何等的鮮美可愛一頭山鳥在樹中噓噓地低唱著紫羅蘭的浮香把那暖和的空氣也攪得甘芳了洛上太白對那陽光瞧著覺得肚子很餓欠伸了一下

魯伊已脫下了帽子撫摩著那帽上的紫色舊羽

靜靜的說嘉南先前本不願意同他們到這綠克蘭森林中來的不幸他後來卻變了主意竟一同來了要是嘉南畱在梅德來諾那麼只有他們二人發見金箱彼此便可各得一半唉這真是可惜得很接著他又嚷道『呀洛士太白洛士太白要是嘉南一箇人走過這裏尋見了藏金洛士太白他也未必肯分給我們啊』

洛士太白在他厚厚的鬚子裏含怒咕囔著答道『不不他決不肯分給我們的嘉南這廝向來很吝嗇不記得去年他在佛士拏贏了刀匠們一百箇都開我問他借三都開買一件緊身衣他不是不肯麼』魯伊眼中一亮道『你還記得麼』

兩人都從石柱上站起身來似乎他們心中已得了箇新主意魯伊又道『這些金幣應當歸於我們的在他又有甚麼用呢你不聽得他夜夜不住的咳嗽麼他那草牀四面的石上全是他吐的血連這石塊都變得黑了洛士太白我瞧他決不能活到初雪而在這時期間卻要給他平白地花費許多大好的金錢我們多了這筆錢便可重建故堡買寶馬買武具買貴人的服裝又可使四方賓客都來趨奉纔配了我們梅德來諾故家的身分』洛士太白大笑說道『如此就給他今天死罷』魯伊道『你願意麼』說著抓住了他弟弟的臂指點那榆樹叢中的一條小徑先前嘉南正從這兒歌唱遠去的他說道

「去此略遠在這小徑的一旁有一箇很好的所在。正隱在叢樹之中。洛士太白你是一箇最精壯最敏捷的人。這回事就由你辦罷。你須得覷中了他的背刺。將過去這也是上帝的意思。須由你幹。可是嘉南平日常在酒店中稱你是豬是蠢物。因為你不讀書不寫字不知算數之故。」洛士太白嚼齒罵道：「惡徒。」

他們穿過了荆棘叢中。接近那條石砌的小徑。洛士太白蹲在溝裏。橫刀等著。一陣輕風吹動山坡上榆樹的葉子。將黎託鐵霍村方面歌唱的回聲也吹送了過來。魯伊捋著鬚子。瞧著陽光計算鐘點。此時斜陽一抹已向山中漸漸下去了。有一隊烏鴉在他

們頭上噪著。洛士太白閒閒的瞧烏鴉飛過。又餓得連連呵欠。很焦急的等嘉南帶了酒和肉饅。首回來聽著他終於回來了。嘉南嘶啞和悲壯的歌聲。早又從這小徑上面的樹叢中送來。魯伊低聲向洛士太白道：「等他走過時刺在他的肋下。」一會兒便聽得馬蹄得得在石徑上響著。那闊邊帽上的紅羽已在樹罅中瞧見了。

洛士太白排開了矮樹。握著長刀。把臂兒伸將出去。雪亮的刀鋒立時刺入嘉南的胷中。他從馬鞍上翻了箇身。呻吟著。跌下馬來。魯伊早就飛一般趕到馬前。洛士太白瞧著那喘息未絕的嘉南。又照準他胷口和咽喉上刺了兩下。纔把他結果了。魯伊嚷著

道：『那鑰匙呢？』他們從死人懷中搜得了鑰匙，就
愜愜地趕下山坡去。洛士太白帽上的羽毛已彎曲
了。他把那兇刀挾在臂下，飛奔前去。嘴腔裏兀自覺
得血腥氣直使他打顫起來。魯伊跟著過來，用力拖
那馬頭，但那馬卻挺立著不動，露出黃色的長牙來，
似乎不願離開他陳尸在地的故主。

魯伊把刀尖刺著馬腹，提著刀像追摩亞蠻人般
在馬後追趕著。纔到了那樹陰下的空地上，這時斜
陽已下，再也沒有陽光烘染樹葉了。洛士太白拋下
了帽子和刀子，捲起兩袖伏在石上，悄悄地掬了泉
水洗他的臉和鬚子。

這時那馬已在旁邊喫草了。背上還重重的負著

嘉南帶回來的袋子，有一隻袋中露出兩箇酒瓶的
瓶頸來。魯伊卻緩緩地拔出他的闊刀，悄沒聲兒的
沿著草地溜去，溜到洛士太白伏著的池旁。洛士太
白水浸了鬚子，正在重重的呼吸。魯伊便像在園子
裏樹甚麼樁子般把他的刀全箇兒插在洛士太白
闊大的背中。

洛士太白一聲兒不響的跌了下去，臉沒在水中。
長髮都浮在水上。他的一隻舊皮袋還垂在一旁。魯
伊爲了要他的鑰匙，便把他身體扶了起來。只見血
如泉湧，沿著池上的石沿淌開去了。

〔三〕

如今那三箇鑰匙都歸他一人所有了。魯伊立住

了。腳展開兩臂很快樂的呼吸著。心想不到夜分他就可牽著三頭馬滿馱黃金沿了山徑走上梅德來。諾堡中去把這些金幣都藏在地窖中。而這裏池旁和那邊短樹之下只有無名的尸骨長埋在十二月的大雪之下。他一人卻可獨做梅德來諾堡的貴主了。他在新堡的禮拜堂中可以大做彌撒超度他兩箇弟弟的亡魂。死又打甚麼緊。譬如那些人去抵禦土耳其人也一樣要死的。

他開了那金箱抓了一握金幣在石上試驗著。分明都是純金。如今完全是他的了。接著他又察看那嘉南馬背上的袋子。見一袋中放著兩瓶酒和一頭很肥壯的燔瓶雞。他頓覺非常的飢餓起來。可是這

一天他並沒進食。只喫了一條魚乾。至於這闖雞更好久沒有嘗過了。

他很興頭的在草上坐了下來。兩腿中間放著那頭美味的闖雞。旁邊又有那琥珀色的美酒。噴嘉南真是箇善於調度的人。他還記得帶了些橄欖來。但是三箇人怎麼只有兩瓶酒呢。魯伊一壁想一壁撕了一翼闖雞大口的吞咽下去。

這當兒夜色漸上。如入輓夢。天空中散著玫瑰色的小雲。樹外的山坡上有烏鴉結隊爭噪。那三匹馬已喫飽了。肚子垂倒了。頭打著瞌睡。泉水淅淅低唱。正浴著那亡弟之尸。魯伊擎起酒瓶來。就亮光中瞧時。見那美麗的酒色。分明很陳了。非有三箇金幣一

定。買。不。到。的。呀。好。可。愛。的。酒。啊。頓。使。血。液。中。暖。和。了。

地。上。

他。喝。完。了。一。瓶。將。空。瓶。拋。開。又。旋。開。了。第。二。瓶。的。塞。

魯。伊。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天。哪。這。分。明。是。一。抹。火。

子。預。備。再。喝。一。箇。暢。快。但。是。嘴。到。瓶。口。卻。停。住。了。不。

餓。一。抹。活。火。燒。著。他。的。心。又。跳。上。他。的。咽。喉。來。了。他。

喝。心。想。帶。著。寶。藏。上。山。去。是。要。些。氣。力。又。須。小。心。些。

撕。著。身。上。的。緊。身。衣。一。頭。喘。息。一。頭。顛。簸。舌。子。燒。得。

的。不。能。多。喝。酒。醉。了。可。不。是。頑。當。下。他。靠。在。石。上。想。

怪。痛。不。住。抹。去。那。一。顆。顆。的。大。汗。珠。這。汗。也。可。怕。竟。

到。梅。德。來。諾。古。堡。上。已。蓋。滿。了。新。瓦。嚴。風。雪。霰。之。夜。

顆。顆。冰。冷。像。雪。珠。一。般。呀。火。燄。更。燒。得。厲。害。了。直。要。

壁。爐。中。活。火。熊。熊。何。等。的。溫。暖。他。又。想。到。那。錦。衾。繡。

把。他。吞。嚥。下。去。他。嚷。著。道。『。救。命。有。人。嘉。南。洛。士。太。

褥。的。鈿。牀。和。玉。貌。花。容。的。婦。人。

白。』

樹。下。的。黑。影。更。深。了。他。忽。然。急。急。的。想。把。金。幣。裝。

他。把。那。扭。曲。的。兩。臂。狂。擊。著。空。氣。裏。面。的。火。更。怒。

入。袋。中。於。是。先。把。一。匹。馬。牽。在。那。金。箱。旁。邊。取。出。一。

燒。起。來。他。覺。得。骨。節。都。格。格。地。響。著。彷彿。屋。中。的。木。

握。金。幣。來。誰。知。正。在。這。當。兒。他。猛。覺。得。身。中。起。了。劇。

板。都。燒。著。了。似。的。他。跟。踉。蹌。的。趕。到。池。邊。要。撲。滅。

變。舉。起。雙。手。來。去。抓。他。的。胷。口。那。金。幣。豁。琅。琅。掉。在。

這。身。中。的。火。燄。他。卻。在。洛。士。太。白。尸。身。上。絆。跌。了。把。

兩膝拖過去。達到水中。口中不住的吶喊。指爪兒。抓着巖石。掬了那小小的泉流。洗他的眼睛和頭髮。但那水也燒著他。了他。躺倒在草上。抓住了一大握草。沒命的咬著。吸那草中的鮮汁水沫。在鬚子上。淌下來。魯伊突出了兩眼斗的明白。過來脫口呼道：『毒』

『毒』
唉。魯伊狡猾的人。這正是毒啊。因為先前嘉南往黎託鐵霍村去時。還沒有買食物。先就趕到大禮拜堂後面一條小街中。那邊有一箇猶太老藥師。賣了毒藥給他。和在酒中。他打算毒死了兄弟二人。獨得寶藏。

天已入夜了。那鴉隊中有兩頭烏鴉。早飛到嘉南

尸身上來。泉流低唱。浴著另一箇尸身。而魯伊的臉。躺在黯碧的草中。已變做黑色了。一顆小星在天上。閃閃地亮著。

那寶藏仍在那裏。仍在綠克蘭森林中。

葡萄牙小說殊不多見。此作為彼邦名小

說家崩洛士氏 *Frade Queiroz* 所撰。

英國某文學周刊譯載之。用意誠善。可以戒貪妄。而其文字之懿美。亦深可玩味。

四天子演義

四册
一元六角

唐明皇隋煬帝明正德清乾隆之四帝皇爲歷代帝
皇中耽於游樂之最著者因撰演義用資時人消遣

唐明皇演義

一册 四角

隋煬帝演義

一册 四角

正德帝演義

一册 四角

乾隆帝演義

一册 四角



登天之路

瑞典名家賴格羅芙著
周瘦鵑譯

雪爾梅賴格羅芙 Selma Lagerlöf 爲瑞典著

名女小說家。曾得努培爾獎金。全歐文家多推
重之。蓋以女子而得此獎。爲難能可貴也。斯篇
富有含蓄。爲其短篇傑作之一。

一連好幾年。那陸軍少佐的夫人主持著一所公
共的住屋。那老佐裴倫克洛就住在伊克白這所
屋中的一部分。這部分便是供給騎兵中人居住的。
自少佐夫人死後。那騎兵們快樂的生活也完了。老

大佐便住到羅文湖南岸一所田舍中去。他在樓上
住了兩間房。那較大的一間。通入小些的一間。這
田舍中人都住在樓下。便給老佐完全占住了一
層樓面。他在這裏過活。直到七十五歲也並不僱用
一箇下人侍奉他。他那房間收拾得很整齊。一日三
餐都自己料理。便是他那匹馬也。由自己餵養的。他
說這些事情都足以助他消磨光陰。其實他也太窮
了。無力僱用甚麼下人。他整日價兀自忙著。只爲手

頭事情太多忙得不可開交。

老大佐在他的起居室中織起一條很奇怪的地毯。來近邊教堂中人都紛紛議論暗暗詫異。這地毯並不是在織機上織的，卻把一條條的線從這邊牆上絆到那邊牆上，人家入到室中時彷彿投在一箇絕大的蜘蛛網中。大佐往往在這些織得很巧的線條中間往來走動，東也絆一條線，西也絆一條線，又選擇配合得當的顏色。這地毯要是完全織成，直可比得上古時甘達哈和蒲加拉的地毯一樣美麗。但他老人家工作很遲慢，忙了好久還織不到兩方尺。老大佐睡在裏房一張小帆布牀上，這牀他曾在德國出征抵敵擊破崙時用的室中的器物也陳飾。

得不錯。有一夜夏夜，老太佐正睡在這房中，忽被樓梯上一陣很重的脚步聲驚醒過來。就那朦朧的天色，瞧去分明是已近夜半了。他心中想道：「這班農人真很奇怪，怎麼從不知道那外邊的門鎖上的。」老大佐原是箇很有秩序的人，平日間曾因農人們不鎖門就去安睡，常加責罵。今晚大約又不曾鎖門，纔使那不速之客闖到屋中來了。聽他的脚步聲響，決不是偷兒也，決不是喝醉了酒的酒徒來胡亂投宿的。

老大佐聽著那脚步之聲，以為總是上頂樓去的。誰知並不上頂樓，卻正向著他的房門咯噔咯噔走來。一會兒又聽得門上的鑰眼中鑰匙轉動了。大佐

又暗暗想道：『你要開我的房門，儘你去試罷。估量你總也闖不進來。』原來他老人家在臨睡時，早把房門下了鎖，上了鍵了也。爲的樓下農人們過於大意，所以他是很子細的，然而說也奇怪，那來客竟很容易的開了房門，入到起居室中，但那未完工的地毯，線條縱橫室中，又半暗沒有燈光，一路摸索，實是很難行走的。

老大佐又自語道：『如今這惡徒，定然是纏住在那地毯的線條中，怕要把我的工作弄壞了。』他預備跳下牀來，把那人攆下樓去，不道正在這當兒，卻聽得那腳步聲已向著房門過來，步步停勻，好像兵士進行的步伐一般。大佐望著門，明明見門上上著

鍵當下便又自言自語道：『好了，無論如何，你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了。你——』他還沒有說完，聽見那門閉的開了，砰的撞在牆上，似是被甚麼大風吹開似的。

老大佐坐在牀上，放著發號令的聲音，嗚雷般問道：『那一箇？』那來客把腳拍的並在一起，又有鋼鐵磨擊之聲，似乎拔出兵器來的樣子，接著放聲答道：『大佐來的是死神。』聽這答話的聲音，也異乎尋常，既不像人類，卻也不覺得陰慘可怕。在大佐聽去，似是從風琴上或旁的大樂器上發出來的。聽那聲調，很爲嚴肅，細味時，卻又和諧，可聽他的靈魂中，倒不由得充滿了一種渴望，望自己也能入到

這好聲所發的境域裏去

老大佐扯開了襯衣準備著有快刀刺上心來口中一壁說道『快快了卻這回事罷』但那來客卻並不下手只答道『大佐我在明天的夜半以前再來』於是又聽得一陣腳跟相並聲兵器磨擊聲那重重的脚步也退出去了不一會又聽得闔門的聲響連那門上的鐵鍵也照舊插上了

老大佐很害怕的倒在枕上悄悄地躺在那裏聽那脚步聲漸漸沒去他出了屋子穿過田場的當兒脚步聲已經了不少老大佐便霍地跳起身來趕到窗前去瞧心想總能瞧見那來客的模樣了但他把面龐貼緊在玻璃上很著意的瞧去卻只見田場中

小徑分明並沒有人在那裏走動然而那脚步的聲響隔著窗子還聽得出并且還可以指出那發聲之處咧

老大佐聳了聳肩他早就知道這不是當要的事了他勉強的想開去只以為是甚麼頑皮的少年故意惡作劇借著來嚇他的但他心中也明白實際上不是如此他剛纔所聽得的聲口明明不是人類的聲口啊第二天有甚麼事降臨在他身上他早已料到仗著他是箇老軍人很能處以鎮靜不過這一夜他也不能再睡了取出他最好的衣服來很著意的穿在身上又好好的修淨了面刷光了一頭白髮直刷得光亮如銀絲一般他想不到不久就有人來收拾他

的遺骸了。總該裝扮的齊齊整整纔是。

老大佐把一張圈椅放在窗前坐了下來。膝上攤著他母親的一本舊聖經。等到天光一明就讀不多一會。東方有紅雲升起。把黑暗驅逐了一輪旭日。快要從雲幕中湧現出來。他便戴上一副眼鏡讀了兩頁聖經。接著從聖經上擡起眼來。悄悄地想著。這當兒他。一箇人在此。又並沒牧師相助。他很想和造物之主發生一種諒解。末後他把聖經合上了。立起身來。一手放在上邊說道：『我不能明白你。然而到了最高的法庭中。總比這低級的法庭容易諒解些。』說完他心中很安靜。便在寫字檯上坐下來。安排他身後的葬事。他的遺囑中須把他那匹老馬毀滅。倘

有人肯放槍擊死他。便以小銀杯一具爲酬。他又把一切帳目計算了一下。自己共有多少欠人的。有多少他的器具和箇人的零物。應當歸誰承受。一大半都送給一箇小女郎。伊是這裏田舍主人的幼女。和他老人家甚是親愛。他在忙的時候。伊總要來坐在他的房中。所以老人身後定要報答伊的一番好意。到得他的事情完全辦妥時。已近八點鐘了。他又須幹日常規定的職務。忙了兩箇鐘頭。纔得了自由。可以隨心所欲的過這最後的一天。他決意要做些非常的事。給自己祝賀一下。

他坐在園子裏想了好久。他想到：『今天我當然不想再織那地毯。無論如何終於不能完工的了。我

得坐一輛輕便的馬車任便到甚麼地方去跑一會。這是我最後的一天沒的再老坐在這田舍中消磨過去而這裏的人可也一些兒不知道我過去的身世的。這時老大佐的心中燒起一陣活火又回復了他過去的精力他打算要把這一天在奢華富麗中過去他很想重入世界再享受那過去所享受過的快樂是不能一一領略也得揀幾件最好最可愛的的事領略一下。

老大佐急急的立起身來出去駕他的馬他穿上一件舊時的軍衣雖已穿了一生卻還沒有破碎當下他坐上馬車飛一般的去了一會兒便到了一箇五路交叉的所在他停下馬來心想這是他最後的

一天應當決定怎樣一箇行樂之法這五條路可以通到五箇所在都是他猶有餘戀的。

前面一條大路直達加爾斯德只須幾箇鐘頭便可到那邊了他有幾位老友仍還住在這鎮中他儘可召集起來在客店中開一箇同樂會他們能編造笑話講述有趣的故事痛飲最上品的美酒再由那鎮中鳴鐘報事的人唱幾支好曲兒聽聽最後的餘興大家合夥兒弄紙牌頑老大佐想起他手指間夾著紙牌竟快樂得打顫起來：

這大路的右面又有一條路是通往德洛士那去的那邊有佛蘭輕步兵的營寨老大佐自知以舊日統領資格一日降臨全營的兵士都得列隊歡迎那

些穿著綠色制服的孩子們都笑吟吟的向著他。他老人家從軍時的勇名是人人知道的那時軍中的樂隊少不得要擊起鼓來而他那可愛的軍旗也得在風中飄颻咧；在這一瞬間老大佐似乎要趕往德洛士那去但他終於沒有去因為他心中渴想到一箇無窮無盡的所在便又轉向別條路上去了。左面有一條綠柳敷蔭的蔭路他倘要前去不多時便可到鄰近的一所大廈中這大廈中的主人是一位婉變可愛的命婦他老人家曾經戀愛過的如今伊已老了但比他還小幾歲况且像伊那種婦人任是老了也很可愛老大佐和伊闊別多年久未見面心知在這最後的一天前去瞧伊彼此定很快樂。

這一天真好似進了天堂一般他們倆又可在那些華麗的房間中往來同步像少年時一樣四下裏圍著羅綺錦繡說不盡的富麗喬皇也可使他立時忘却這晚年的窮苦和寂寞了：

還有一條路向西北方的可以通往伊克白那邊有極大的佛蘭鐵廠還有先前少佐夫人和騎兵們所住的住屋這所在正是老大佐所愛目前住在那邊的人他雖並不認識然而人家也一定開了門歡迎他因為他是騎兵隊中的有名人物而且當時使這枯寂無歡的伊克白變做一箇歌舞快樂之鄉他老人家也有分兒的：

他把兩眼注在末一條路上了他要是選定這一

條路那麼日落時便可到一所羅夫達拉小田莊中。這田莊的主人便是鼎鼎大名的琴師李傑葛洛南。田莊極小無可流連所以吸引他的都是那琴師的妙樂當下老大佐一見這條路就知道是勢所必去的了他自己也很奇怪爲甚麼定要走這條路然而他已立了決心不能變動這一天傍晚時他就到了羅夫達拉那琴師李傑葛洛南見是箇伊克白的舊相識便很親熱的歡迎他也不等老大佐請求先就取了他的四弦提琴輕攏慢撚起來。耐李傑葛洛南也已老了琴技已不如當年聽那琴聲冷冷中似乎含著一種遲疑又像在那裏搜尋甚麼而不是言語所能表白的曾有一般人說他目前的琴技已

沒有聽的價值老大佐也曾聽得過這種傳言但此刻端坐靜聽仍覺得曼妙動人他明白自己快要在這幾小時內死了而李傑葛洛南正在給他鋪一條路是通入太空去的他聽著這妙樂一壁似在暗中摸索遠遠的達到了人類思想所不及之地他好生感動便對李傑葛洛南說明昨夜死神降臨的事今天已是他最後的一天了。

李傑葛洛南也很感動的說道：『你因此之故今天便趕來瞧我麼？』老大佐眼睜睜地注在前面答道：『我並不是專爲瞧你而來我實是要聽你的妙樂覺得我在這最後的一天再也沒有別的可以聽了。你想那音樂之力不是很神奇麼？』李傑葛洛南

道：『是啊，你的話很對。音樂原是極神奇的。』老大佐又道：『也許爲的音樂並不是專屬於這世界。你要說明此中玄理，卻又容易明白。』說到這裏，指著天上道：『吾弟，你可曾想到那音樂便是上方所用的語言麼？達到我們下界來的，不過是一絲低弱的回聲麼？』李傑葛洛南道：『你的意思是——』他覺得很難措辭，便頓住不說了。老大佐卻接口道：『我以爲音樂是屬於天上，也屬於人間的，也可說音樂是一條登天之路。如今你就在趕造這一條路，停會兒給我登天去的。』

李傑葛洛南聽著老大佐的話，把他的靈魂完全貫注在音樂中，重又奏起四弦琴來。老大佐坐在這

幽靜的夏夜中，細細地聽著，猛可裏向前一撲，倒在地上。李傑葛洛南卽忙跳過去，把他扶在牀上。老大佐開口說道：『我一切都好，我如今正在走過天地之間的一條路。吾弟，謝謝你。』

從此，他再不說話。兩小時中，他便死了。

亞森羅蘋案全集

二十四册
定價十元

(一)

鐘鳴八下	三十樞島	古燈	空心石柱	金三角	虎齒記	古城秘密	一紙名單	雙雄鬥智錄	賊公爵
二册	二册	一册	二册	二册	三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八	一	二	八	八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	六	八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發行

歐美名家小說集 (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述者 吳門 周瘦鵬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街
奉天鼓樓北
長沙南陽街
梧州塘基街

大東書局

四册一元二角

女界四大奇案



□ 三姨太太

一册

三角

□ 胡四奶奶

一册

三角

□ 摩羅夫人

一册

三角

□ 金蓮小姐

一册

三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1079B

L 5733

25



1612641

上海图书馆书

舊書店

數 1

價 0.40